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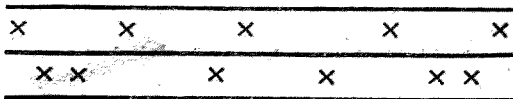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

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

董之學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之一

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

董之學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發行

社會科學叢刊

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 (全一冊)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二四號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董之學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序

這本小冊子，叫做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

誰也知道：國際聯盟是歐戰以後新建築的一座「和平宮殿」，其外觀是非常漂亮的。究竟內部結構怎樣？幹過一切什麼把戲？是否表裏如一？到現在不至塌臺麼？却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國際會議，本爲「會議外交」時代最時髦的東西。華盛頓會議與倫敦經濟會議，更是國際會議史上最重要的幾頁。當日會場上，是那些國家的代表大顯神通？會議的結果，對全世界發生過什麼影響？也是饒有興趣的問題。

上述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都有扼要的解答。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編者

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目錄

序

- 一 國聯成立經過及其組織……………董之學(一)
- 二 國聯的假面具與真面目……………黃賓(二)
- 三 未來世界大戰與國聯的危機……………樊仲雲(三)
- 四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錢亦石(三)
- 五 舊華盛頓會議與新華盛頓會議……………王亞南(三)
- 六 世界經濟恐慌與世界經濟會議……………董之學(三)
- 七 世界經濟會議之成績與今後之國際局面……………祝百英(六)
- 八 軍縮會議底死亡……………沈志遠(九)

國際聯盟與國際會議

國聯成立經過及其組織

董之學

「九一八」事變，確實替國際聯盟(La Societas Nations)在我國做了極廣泛的宣傳，把它介紹到我國廣大羣衆的面前。以前忽視它或不知道它的人，現在反轉頭來注視它，甚至於研究它。加以國府屢次宣布信賴它，更把它尊貴化了。淺見寡聞的人，誤認它是公理與和平的標幟。另一面，也有憤恨國聯祖日的，認爲它是帝國主義瓜分弱小民族的強盜機關。不管怎樣，它是巍然存在的。它存在一日，便有一日的作用。祇有對於這個作用，加以理智的瞭解，才能判定國聯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國聯到底是含有怎樣性質的國際組織呢？我想英、法、日各國的外交代表就會馬上答覆你。它是爲和平而工作的高尚機關，它的唯一任務，在於用和平的方法，尤其是祕密談判來掃除和平的障礙；或於和平受威脅的時候，採用調和的方法，來維護爭議國家間的尋常關係。國聯是否

於其歷史上及其組織上完成了它所負的和平任務，本誌國聯的假面具與真面目一文中，當有詳細的剖釋；本文的目的，祇在平面的說明國聯成立的經過及其組織的大概，藉給讀者一個關於國聯的「輪廓」而已。

國聯成立的經過

國際聯盟是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到現在差不多有了十三年的時光。美國前大總統威爾遜，算是一個有力的發起人。當他提出國聯草案的時候，協約各國，祇表示虛與委蛇的態度，法總理克勒蒙梭（Clemenceau）且公然反對。但是美國自從大戰以後，差不多在歐洲的財政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加以美國參戰的結果，軍事上也有鉅大的力量，所以代表美國財政資本家的威爾遜，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談話與提案，不論合不合協約各國的胃口，是具有壓倒的力量。

威爾遜既有這樣偉大的威權，所以他堅決主張的國際和平機關——國聯，在巴黎和會的高級幹部會議（即五強會議）中，終於得到各國的贊許，雖然這種贊許不一定是出於誠意。當時大戰初停，經過幾年祈禱的和平，才能徐徐出現，一般人民，誰不願意假設一個保障和平的機

關。協約各國的統治者，也就將計就計，利用威爾遜的和平口號，來引起民衆的和平幻想。

那末，爲什麼威爾遜要發起國際聯盟呢？這可以歸功於他的迂腐與欺騙。威爾遜是個政治學者，關於政治學的著述是非常豐富的。他的傑作 *The State* (國家) 至今還有一讀的價值。打開他的作品一瞧，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陳腐的冬烘先生，而且是個 *Pacifist* (虛偽的和平主義者)。他在美國的新澤斯邦 (*State of New Jersey*) 做過兩任總督，到一九一二年當選爲民主黨的美國大總統。一九一六年，他又在一個響亮的和平口號 “*Keep out of war*” (不捲入戰爭) 下當選爲第二任大總統。不料這個和平口號的餘音尙沒有沉靜下去，他便受了美國財政資本家的指揮，實行參戰。那時美國反戰的空氣非常濃厚，尤其是西方與中部。威爾遜便向民衆解說：消滅這次戰爭以後，當設法不許再有戰事了。這也是他堅決發起國際聯盟的一個動機。

根據這樣的背景，威爾遜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向美國國會發表了有名的十四點 (*Fourteen Points*)，作爲協約國方面罷戰媾和的先決條件，其第十四點，宣布國際聯盟的設。這樣，他正式地發起了國際聯盟。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黎和會第二次大會，根據列強協議的結果，關於國際問題，通過了如左的決議案。

(一) 爲要維持國際正義，急宜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來做國際互助的機關，來保障條約義務的履行，來防止戰事的發生。

(二) 國聯的組織，應該規定在和約中，凡屬信任與贊成國聯的國家，都可以加入。

(三) 國聯的會員國家 (member states)，派遣代表出席於按期舉行的國際會議；另設一個常川機關與祕書處以處理會議停閉期內的事務。

嗣後和會更設立一個五強主持的委員會，來討論國聯的組織與職權。威爾遜自己做主席。四月二十八日，國聯草案成立了，提出於和會的第五次大會通過。威爾遜提議任命英人杜拉蒙爵士 (Sir Eric Drummond) 爲國聯的祕書長，並由五強與西班牙、巴西、比利時、希臘各國的代表組織國聯籌備委員會。國聯的公約凡二十六章，對於國聯本身的組織與職權以及會員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都有明白的規定，彷彿是個很有效力的和平機關。

國聯公約，列於對戰敗國家，即德、奧、匈、保加利亞、土耳其各國的媾和條約的篇首。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凡爾賽和約，經德國與協約國方面的批准，於是和約與公約，同時發生效力。國際聯盟，遂從此在法律上存在了。那時加入的國家，大小共有四十多個。俄羅斯是被資本主義國家排

斥於「文明」以外，沒有請它加入；實則，站在社會主義立場的蘇俄，即使請它，也未必肯加入；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最奇怪的，是威爾遜的祖國美利堅，也沒有加入國聯。

美國財政資本家，那時已經握住了歐洲經濟的牛耳。在財政這方面，被大戰打得七死八活的法蘭西，當然還不能和美國平分天下，如現在一樣。所以美國資本家對於威爾遜堅持的國聯計畫，認為無足輕重，即使沒有國聯，也不會妨害他們對歐洲的經濟支配。資本家既沒有定見，於是民主黨魁威爾遜與共和黨操縱下的參議院，發生了劇烈的政治鬭爭。參議院有批准或拒絕國聯公約的全權。它不歡喜威爾遜在歐洲出了十足的而且是過分的風頭，來提高本國民衆對民主黨的幻想，來阻礙共和黨復握政權的企圖。於是藉口「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斷然拒絕了批准國聯公約。以後十餘年間，都是共和黨的天下，當然不會談到加入國聯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按照國聯公約的規定，召集第一屆大會(Assembly)，國聯才算正式成立了。德國於一九二六年經過幾度波折後，也加入了國聯。戰敗各國，都陸續加入了。土耳其於去年才加入，算是最遲。一九二六年，巴西與西班牙通知退出國聯，但後者迄今仍未退出。現在除俄美兩大國外，計有會員國家五十一個。

國際聯盟的組織

國聯的會址，常設於風景明媚的日內瓦，不過開會的地點，不一定都在日內瓦，比如一九二七年曾經在西班牙的京城瑪得里（Madrid）開過會，一九三一年行政院（Council）關於遼案的討論，也在巴黎開過會。但是大本營仍然在日內瓦，駐在那裏的各國新聞記者，有一千二百多人，代表一千多種的報紙與刊物。可見日內瓦確有很大的吸引力。

國際聯盟，是個龐然大物，單就祕書處講，供職的大小官僚，共計六百人以上。若把其他無數駢枝機關的職員合計起來，恐怕要超過四位數字以上。茲將國聯的機關分列於後：

（一）主要機關——大會、行政會、祕書處。

（二）輔助機關——經濟財政局、交通局、衛生局，此外還有關於軍備、委任統治、文化協作、婦孺保護、鴉片、國聯經費保管、國聯經費分派諸問題的顧問委員會。更有種種臨時委員會如國際法典、國際賑濟、籌備國際裁軍會議、裁軍問題混合委員會等。最後尚有幾個行政機關，例如但澤（Danzig）自由城總督署、薩爾（Sarre）區行政委員會、避難人民總督署等等。

(三) 獨立機關——國際永久法庭（設於海牙）國際勞工局。

(四) 特種機關——國際文化協作學社（設於巴黎）統一私法委員會（設於羅馬）。這些機關，構成國際聯盟的組織系統，此外還有其他臨時設立的不重要的機關。以上諸機關中，大會、行政院、秘書處、國際法庭及國際勞工局的作用較大；茲分述於後，其他的機關，因限於篇幅，祇好從略。

大會——各會員國家，可以選派代表三人出席於大會，但祇有一個投票權。大會於每年九月第一個星期一開會，但也可以依法增加開會的次數。出席的人數，總在百人以上。大會很像美國國會的衆議院，不大爲人所重視。

行政院——行政院好比是各國國會的上議院，但是它的權限很大。行政院的會員有十四個人，其中五人是常任委員，其餘九人是非常任委員。常任委員，由英、法、意、日、德各佔一位，非常任委員，由大會於國聯會員中選舉之。事實上，行政院以及整個國聯的實權，都操於英、法、日的掌握中，德國當然無權過問，就是意大利也沒有多大的勢力。意大利屢次以退出國聯相恫嚇，其原因就在於此。行政院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是。但亦可以召集臨時會議。

大會與行政院的職權——選舉行政院的非常任委員，通過新會員國家的加入，勸告會員國家審議不能適用的國際條約與危及和平的國際情勢——這些都是大會的獨佔職權。委任秘書處的人員，建議解決國際爭端，建議調動陸海空兵力來擁護國聯，提出國際法庭的組織案，建議應付戰機的方法，保證各會員國家領土的完整與政治的獨立，建議裁軍的計畫，發給委任統治的委任狀——這些都是行政院的獨佔職權。此外尚有大會與行政院共有的職權，如修改國聯公約等。大會與行政院的關係，未經公約明白規定，事實上，在兩者共有的職權內，問題誰先討論，便由誰解決。「五強」集中它們的力量於行政院，因此行政院支配了大會及整個國聯。

秘書處——這個機關辦理日常事務，成爲大會與行政院間、國聯各機關與行政院間、國聯與各會員國家間的仲介機關。秘書處先設於倫敦，後來遷到日內瓦；其下更分設局處，實行「分工合作」，職員達六百人，多半是冗員。秘書處的首腦，便是秘書長，輔以幫辦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三人。秘書長的權限與勢力是很大的。

國際法庭——這個司法機關設於海牙，置推事十一人，候補推事四人。他們都是各國有名的法律專家。庭長與副庭長，由法庭自己選聘。關於勞工的案件，尚可添補陪審官四人，法庭的職

務有顧問與司法兩種。大會或行政院關於某種法律問題，可以咨詢法庭的意見，採納與否，由它們自己決定，不受任何拘束。這就叫做顧問的意見。關於訴訟案件，如兩造都承認交付法庭，則法庭的裁決權是有強制性的。

國際勞工局——它的任務在於集合各國代表，討論於可能的範圍內來改善勞工的待遇；調查各國勞動狀況及其他有關係的經濟情形與社會情形。勞工局又分為三個組織：國際勞工會議、勞工處行政會及勞工處是。國際勞工會議，每年開會一次，由各國各派代表四人出席，其中二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雇主，一人代表工人。他們關於勞工問題討論的結果，交由各國政府批准或採擇施行。勞工處行政會，顯係駢枝機關，從略。勞工處是辦理例行公事的機關。

此外的機關，前已舉出，說明從略。

尾語

國聯在成立以後的十三年中，祇表現它是個有名無實的和平機關，對於帝國主義衝突不甚厲害的國際爭議，如一九二〇年芬蘭與瑞典關於阿蘭島 (Ålän) 的爭議，一九二一年德、波關於上西萊西亞 (Upper Silesia) 的隸屬問題的爭端，一九二三年希臘與意大利衝

突的科甫 (Corfu) 事件，以及一九二九年南美波里維亞 (Bolivia) 與巴拉圭 (Paraguay) 的戰爭，尚能處置裕如，這可以算是國聯最得意的和平成績。國聯對於以委任統治的方式，瓜分德國的殖民地，或用監督管理的辦法來保障對德國土地的佔領，也還能容易解決。但是關於帝國主義衝突最尖銳的問題，如裁減軍備，停止關稅戰爭，制止日軍侵佔我東北等等，國聯便不能表現它的和平作用。涉及各國勞工爭議的階級鬭爭問題，即所謂工業和平的問題，國聯更是沒有能力來解決了。

國聯的假面具與真面目

黃 賓

國聯自受理東三省事件以來，到現在已滿十六個月了。在這十六個月中，國聯爲了東三省問題，曾經開了許多次的會議，做了幾次的決議，派遣過李頓調查團到中國來調查事件的真相，結果做成了一巨冊的報告書。然而多次的決議，都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釘子，絲毫沒有效果，而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也同樣的遭遇日本的反對，幾乎擱置起來。在這十六個月中間，關於國聯，值得我們注意的只有一點：就是國聯處理東三省事件的態度是明顯的袒日，隨着事件的經過，漸次揭下它所標榜的「和平與公道」的假面具，暴露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來。二月十三、四日國聯十九國特委員會通過報告書草案全文，明白否認滿洲偽國；在東北問題發生後國聯顯然袒日已歷十六閱月的今日，居然通過這樣強硬的報告書，無怪乎一般人要認它是驚人的舉動；但是拆穿西洋鏡，國聯這次的舉動，既不是有所愛於中國，也不是由於所謂「和平與公道」的動機，完全是國聯的主幹英法兩國，想借此舉動來討好美國，使戰債問題，可得比較有利的結果，萬萬說不上什麼「和平與公道」。

本來，國聯是一個歐洲資本主義列強的集團，是一個壓迫弱小民族的分贓機關。它的猙獰面目的暴露，不自今日始，就是它的「和平」的假面具，也是一種脆弱的東西，禁不起一揭的。

先從國聯的盟約說起吧。國聯盟約的前文這樣的寫着：

「締約各國為增進國際互助並保障其和平與安寧起見，特允（一）承受不事戰爭之義務，（二）維持各國間光明平允榮譽之邦交，（三）確守國際公法之規定以為各國政府間行為之軌範，（四）於有組織之民族間，彼此待遇維持公道並恪遵條約上之一切義務，議定國聯盟約如下……」

這就是國聯所標榜的「和平」「公道」的金字招牌，也就是它用以掩蔽其猙獰面目的假面具。這裏，且不說它在這面招牌底下發賣着怎樣的貨色，但必須看一看盟約規定它的主要機關的組織及其權限的劃分，是不是和它的招牌配稱，能不能擔負起它所標榜的任務。

第一，國聯的主要機關是大會和行政院；秘書廳的職務雖屬重要，但它是隸屬於行政院的。大會的組織，根據盟約第三條第四節的規定：「大會開會時……每一會員祇能有一投票權，且

其代表不得逾三人。」這一規定無疑的是採取平等的原則。但是，因為盟約對於大會和行政院的權限的規定，混淆不清，對於兩者的關係又沒有明白規定。因此，實際上，就使大會的大權旁落，結果就等於把這一平等的原則取消了。就是（一）除了新盟員加入國聯的同意權（第一條第二節），行政院非常任會員國的選舉權（第四條第一節），及對於不能適用的國際條約和危及和平的國際情勢，得勸告會員，加以審議（第十九條）之外，一切大會所有的權限，行政院也同樣的享有（第四條第四節）。（二）盟約對於大會與行政院間的相互關係，沒有明確的規定；這決不是起草者的疎忽，而是故意的爲行政院留下迴旋的餘地。因爲行政院的組織原則恰與大會的相反，是不平等的，容易爲強國操縱把持的。後來的事實，明白的證明這一點。就是說，凡是屬於兩機關共享的權限的問題，誰先討論就誰把它解決，另一個機關就不能够別持異議。行政院開會次數比大會多，所以常能够先行討論時發生的問題而給以解決，終至國聯的一切職權漸次爲行政院所獨占。

第二，行政院的組織，原定會員九席，五席爲常任會員，歸大國者霸占，不能更動，其餘四席爲非常任會員，隨時由大會選定。後來德國加入國聯，即被推爲常任會員，非常任會員也擴大至九

席；然而英、法、意、德、日五國霸占常任會員如舊（美國一席因它未加入而虛懸。）這些強國就利用大會與行政院權限的分劃不清，以常任會員的地位來把持國聯。

第三，行政院會議，多以秘密會議舉行；公開的討論，每在所議問題經過強國在秘密會議中審議完竣之後。後來索性連決議也在秘密會議中決定，公開會議只是掩人耳目的舉動。如撤退協約國在德國的駐軍，如國聯監視德國軍備等等比較嚴重的問題，都是先由二、三有直接關係的強國先行秘密磋商，決定後通知其他強國，最後纔在行政院做形式上的報告。

從這幾點看來，國聯的盟約，其根本精神就不是什麼「平允」「公道」而是便利於強國的操縱的。根據這樣的盟約，根本就不會產生出一個能够主持「公道」的機關。再加以強國的勢迫利誘，弱小國家就不能發表什麼有效的意見，國聯又怎能不變成歐洲強國的工具呢？以下還得檢查一下這面招牌底下所發賣的貨色。

* * * * *

國聯既以「保障國際和平與安甯」相標榜，所以在盟約中，積極方面規定召集裁軍會議，消極方面規定調解國際的爭端。可是，這些規定，實際上，不但成爲裝飾門面的具文，並且變爲強

國勾心鬪角爭奪利權的手段。

關於裁軍問題，就全體上看來，應該是國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為「操刀必割」的緣故，軍備不裁，就沒有和平的希望。可是國聯的成績怎樣呢？自一九二五年國聯召集裁軍預備委員會以來，前後開過七次預備會議，僅僅作成了「裁軍條約的草案」。到了去年二月二日始在六十四國（連蘇聯、美國等非會員國在內）一千三百名代表參加之下，開始正式會議。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擾攘經年，結果只扮演了幾幕「提案戰」的好戲，幾乎鬧到拆夥散場的地步。最後雖然彌縫敷衍過去，結果却等於零。這是必然的，因為國聯的老關們——列強，正在想利用戰爭來找尋逃避經濟恐慌的出路，所以國聯也只好用其和平的假面具，來替老關們湊湊熱鬧，散布一些和平的空氣，緩和一般民衆反對戰爭的鬪爭。國聯的所謂保障和平的真諦，就在這裏。（註一）

至於調解國際爭端的工作，其重要原不弱於裁軍，所以國聯盟約關於這一工作也有頗詳細的規定。但是，規定是一回事，工作又是一回事。徵諸國聯過去的成績，凡爭端起於兩小國之間，和各強國沒有什麼重大關係的事件，有時也能够獲得相當的結果。例如瑞典和芬蘭關於阿蘭羣島（Liles d'Åland）之爭的事件，德國和波蘭關於上西萊西亞（Upper Silesia）隸屬問題

之爭的事件，還得到相當的解決；雖說上西萊西亞事件的處理，仍是先得到德波兩國背後的英國和法國的諒解，纔得解決。（註二）如果爭端的一造是一個強國，那就不同了。在這種事件當中，國聯就要表現出倉皇失措，甯可犧牲條文，取媚強國；赤裸裸地暴露出它本來的真面目來。在東三省事件之前，意大利和希臘間的科甫（Corfu）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科甫事件的發端，是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意大利人德利尼將軍（General Tellini）在希臘領土內被人刺殺。當時德利尼是協約國大使會議所委派的希臘和亞爾白尼劃界委員會的委員長。事變發生之後，意大利人就認為刺殺德利尼的兇手一定是希臘人，於是意大利政府一面報告該事件於國聯行政院及大使會議，一面即用哀的美敦書向希臘政府要求道歉、懲兇，並索取五千萬里拉（意幣名）的賠償。在刺殺事件的真相未經查明的時候，即以這種高壓的手段，苛刻的條件，加諸鄰國，本已使希臘政府難於接受。但還不止此，意大利政府一接到希臘政府磋商減輕條件的覆牒，即認為不滿意，遽爾派遣軍隊佔領希臘領土科甫島及其附近島嶼。這種強橫的行動，恰和日本帝國主義藉口鐵道被破壞而佔領東三省和在上海當局承認它所提出的條件之後進兵轟炸淞滬的行動，沒有兩樣。

然而國聯對於科甫事件，怎樣地處理呢？本來，國聯盟約明白規定國聯會員擔任尊重並保障國聯各會員的領土完整（第十條），不許國際爭端未經向國聯行政院調解，或試行其他和平解決方法之前，遽出於武力的行動（第十二條），並且行政院也有履行保障領土完整的義務（第十條）。意大利佔領科甫島的舉動，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來，都是顯然破壞盟約的，在國聯行政院既得到意大利政府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告，就應該審議刺殺事件的真相，對於意大利的軍事行動加以制止，尤應該建議對付它破壞盟約的方法。可是行政院計不出此，自始就遷延時日，不加處理。及至意大利在國聯的代表公然聲明該事件應由大使會議解決，行政院無權過問，則又恐觸怒意大利，使它退出國聯，終不敢正式處理該事件，作公正敏捷的解決。同時又不願意自認爲無權過問，仍與大使會議，討論辦法。後來，科甫事件，卒由大使會議解決。強迫希臘政府道歉、懲兇，如數繳納五千萬里拉賠款。國聯之爲強國傀儡的真面目，至是暴露無餘。及至事件解決之後，國聯乃緩緩地組成一個法律專門委員會，請其研究行政院處理國際爭端的範圍等問題，想藉其答案來遮羞了事。它可想不到日本帝國主義要於前年「九一八」以後，不留餘地的迫得它的傀儡面目在光天化日之中重行出醜了！

此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國聯只圖取媚強國，不顧拋棄盟約的。就是一九二一年，祕魯和巴立維亞兩國以前與智利所訂的條約，有修改的必要，它們提出第二屆國聯大會，請求大會執行盟約第十九條的規定，決議把該條約重行審議，大會竟置之不理。這就是國聯爲保障凡爾賽體系的強國的利益，恐怕此例一開，德奧等國就要效尤，提出修改和約。這樣一來，盟約第十九條遂變成了裝飾門面的具文，不然，除非強國要用它來做壓迫弱國的工具纔有用處。

其次，國聯的招牌中，除了保障和平之外，還寫着「增進國際互助」，所以對於交通、衛生、經濟、勞工等問題，都有一種設備。就中關於勞工問題的，有國際勞工局的設立，其中分爲三個部分，一爲國際勞工會議，二爲勞工處行政會，三爲勞工處，這個國際勞工局在各種互助事業的設備中，是被稱爲最完全的。根據盟約第二十三條甲項所規定，國聯會員應「努力設法爲男女及幼穉在其本國及其工商關係所及之各國，確保公平人道之勞動狀況而維持之，並爲此項目的設立必要之國際機關而維持之」，國際勞工局自然是本條所指的「國際機關」了。這個機關，實際上是不是能够擔負起本條所賦與的任務——即維持所謂「公平人道的勞動狀況」讀者

只要看一看它的組織，就可以明白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原來，國際勞工會議，每年召集一次，與會各國，各派代表四人；這四個代表，二個是政府的代表，此外二個，一個爲雇主選出的代表，另一個則爲勞工所選出的代表。作算勞工的代表是能够代表勞工的真正的利益，然而他們在全體之中，只能佔有四分之一的票數；這樣，真正的勞工利益，在會議中所能够表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勞工處行政會的職務，在管理勞工處的工作，擬定歷屆勞工會議的議事日程，受理各國破壞歷屆勞工公約的案件。但它的組織，也是採用同樣的原則，即由政府代表十二人，雇主代表六人，勞工代表六人所組成。這些代表，每年由勞工會議舉定。這樣舉定的代表，自然是更加「穩健」了。並且政府代表之中，還須留着八席，專給與世界八大工業國。這樣，國際勞工會議及勞工處行政會，就不僅很少可能爲勞工們謀真正的利益，恐怕還要變成先進工業國和後進工業國間的工業競爭的工具。

國際勞工會議所制定的公約，事實上，只能送交各國政府批准，批准的國家，纔有履行的義務。勞工會議所通過的建議案，也只能請與會國家，以國內法律的形式制爲條例，纔能見之實行。徵諸過去的事實，是這樣的：「國際勞工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故國際勞工公約之制定者，爲數獨

多，論者至有國際勞工立法院之稱，惜此種公約，往往未得法定國數之批准，頗有訂立已久，至今猶未入有效期間者。」（註三）以成績最佳見稱的國際勞工局，其事業的成績，還是這樣的有名無實，那末，其他的事業，自然就不問可知了。

* * * * *

最後，我們必須從國聯處理東三省事件的經過中，來認識它的猙獰的面目。它自受理「九一八」事件之後，一貫的是採用敷衍延宕的政策。這種敷衍延宕，不是表示它的無能，不敢開罪日本；而是表示它一方面在幫助日本，讓日本帝國主義得以從容佈置，製造「滿洲國」，消滅義勇軍，準備進攻熱河華北的軍事；另一方面讓資本主義列強——尤其是英、法、日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在幕後談判瓜分中國的方法。或利用這東三省問題，以為有利解決其他問題的交換條件。及至日本的佈置完備了，列強的諒解成立了，或其交換條件談妥了，它就可以擺出它的猙獰的眞面目來。（註四）

其實，國聯這次對於東三省問題的態度，決不是偶然的。從它的盟約和組織上，可以看得出來，又從它的過去處理國際爭端的「成績」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從它的一切事業上，更處處可

以看得出來：它只是戴着「和平」「公道」的假面具，在爲強國扮演爭奪權利壓迫弱小的傀儡戲。就使這還不够，那麼，從十六個月來的血的經驗，也應當可以學點乖，認清它的本來面目；知道過去的不抵抗政策與哀訴國聯的舉動，結果反足以助長日本的兇餓，促進國聯的幫兇，並造成列強利用國聯處理東三省問題來做解決其他問題的交換條件的機會。

現在事情已經十分顯明了，國聯的假面具也已經暴露無餘了。目前擺在我們民族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就是俯首屈服，走向死亡的道路；一條就是奮起反抗，用民族的戰爭來爭民族生存的道路。固然，奮起抵抗，要有很大的犧牲，要受許多的艱難困苦，但是爲了民族的榮譽，爲了民族永久的生存，這種犧牲是值得的！中國有一句古話「困獸猶鬪」，難道我們四萬萬人的中華民族，就這樣地帖帖服服，在國聯的假面具之下，像豬羊似的讓屠夫們驅進屠場去宰割嗎？

(註一、四) 詳見本誌第二期拙著淞滬抗日戰後國際三大問題的後展。

(註二、三) 參看夏渠著國際聯盟。



未來世界大戰與國聯的危機

樊仲雲

歐洲大戰終結後，以美總統的建議而成立之國際聯盟，言其構成的基礎，不消說是國際協調主義。即列強各國因鑒於戰爭之損害過巨，只能視為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故為處理彼此間的糾紛，欲以國聯為其調停機關。次之，則當此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俱彼此息息相關之時代，有國聯為共同協力的機關，也是事實上所必要。這便是說國際聯盟的組成，其意旨在以國際的協力維持和平現狀。故凡欲以獨力打破現狀者，當然須與國際聯盟立於正面衝突的地位。這是日本武力侵佔我東北的行動，不能得國聯承認的由來。

但國際聯盟究為空洞的組織，欲使其具有表現意旨的能力，則端賴加盟的國家。小國勢力當然不及大國，而大國之中，（美俄俱非會員國，）力能支配國聯者，實為英法。由日本松岡洋右之言，英法在國聯勢力的比例，殆為七與三。因此，這個和平機關可說是完全操縱在英法人手中。我們如欲認取國聯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實只須看英國的態度如何，尤其是因為法國對於遠

東，利害關係較淺，大體是惟英國之馬首是瞻。然則英國的態度是如何呢？

英國與法國同樣，自前次大戰以來，實為最欲維持現狀的國家。因為二國在領土上可說是已到了飽和狀態。在此世界已鮮有可資擴張領土的地方。尤其如英國那樣，以新興美國及日本的壓迫與殖民地的反叛，頗陷於頹勢，所以英國的政策比較趨於保守持重，不願多事。其在中國，則自一九二七年初的宣言，表示政策之大轉變以來，亦寧以和平手段謀鞏固其經濟的政治的利益。而自世界恐慌的深化，英國為謀經濟的恢復，需要國際的協力更急。這便是對於日本的破壞現狀，英國不能同意之所在。

但是其實，對於日本之破壞現狀表示堅決反對者，係美國、蘇俄而非英國。而此二國，却都不是國聯的會員國。蘇俄之所以反對日本佔我東北，是因為北滿利益的損害，且猶不止此，因日本之奄有我東北，蘇俄遠東一帶便將感受非常的危險。但蘇俄因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尙未完成，實不能輕易言戰，致功虧一簣，且尤恐以此造成各國之反俄戰線，使國際形勢陷於不利。故蘇俄目前的政策，意在求政治的和平。不惜與各國妥協，訂立不侵略條約。

至美國之反對日本破壞現狀，是由於廣土眾民的中國，在美國看來，實為將來最有希望的

市場，若在此時爲人分割獨佔，美國當然要大受影響。反之，若能加以保全，則以其優越的經濟力，大可壓倒各國而事發展。這便是美國對我中國的政策，主張門戶開放與領土保全的由來。而美國的維持和平現狀主義，我們也可以明白是爲其將來的發展，這與英國之意在目前的保守者不同。由二國之相同——同主維持現狀，故有協力以壓迫破壞現狀的日本的可能，而以二國的不同，因爲美國的進取勢不得不危害到遍於世界的英國的利益，故二國實在最尖銳的對立地位，英國反有與日本結合以抗美的可能。但是因爲經濟恐慌的急迫，爲謀恐慌的恢復，也有使英國不得不與美國協力維持現狀以壓迫日本的可能。這樣，問題便在英國到底願意維持和平現狀，還是破壞這個和平現狀。

二

由勞工月刊 (Labour Monthly) 主筆杜德 (P. Duff) 之言，一九三二年的英美關係，以東北事件爲序幕，洛桑會議爲第二場，渥太華會議爲第三場，實爲非常緊張的局面。因爲英美關係的銳化，故受英國支配的國聯，反和破壞和平現狀的日本表其同情，使日本的野心得以肆無忌憚，不管李頓報告書之如何，竟手製「滿洲國」而自予以承認。而當去年年底討論李頓報告書

時，諸小國以擁護聯盟，頗攻擊日本的侵略，但英法等所謂大國者，則對之反取壓抑的態度。結果自理事會到大會（十二月六日），由大會（九日）再到十九國委員會（十二日），報告書的討論，毫無成就。以耶誕節的到來，日內瓦場面一時結束。

今年一月十六日，十九國委員會會議再開，忽然形勢一變。一九三二年是英美關係緊張的一年，一九三三年或者是英美關係轉好的一年罷。因為國聯至此，竟不顧日本態度的頑強，認為調解失敗，由盟約十五條三項而援用四項，起草報告書。但我們須知由十五條的規定，該報告書雖在大會之中能够一致通過（理事會全體及會員國之過半數，當事國除外），不過是一種道德上的勝利，對於日本仍是沒有辦法。日本若不遵從報告書的建議，國聯是沒有方法加以制裁的。由盟約的規定，只是日本不得對中國有戰爭行為。

但自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對我國的戰爭為行本早已存在，即如目前的熱河戰事，日本的軍隊深入我國的領土，砲擊我們的都市，這不是戰爭是什麼呢？縱退一步，如日本的強辯，謂此乃「滿洲國」討伐「叛逆」的內戰。但國聯李頓報告書及最近大會一致通過的報告書，俱會明白否認滿洲偽國的存在，東三省的主權依然屬於中國，是討伐滿洲偽國為中國的國內問題，豈

容日本過問。故在這裏，國聯實不啻與日本立於正面的對峙地位。有破壞和平現狀的日本，便不能有維持和平現狀的國聯！國聯到底怎樣呢？

由盟約十六條的規定，若不遵守建議報告書而從事戰爭，加盟各國當對之講求經濟制裁的方法。現在，由日本的辯解，熱河戰事爲「滿洲國」的國內問題，日本因日滿議定書乃有共同的行動，這似乎不是戰爭。且我國直到今日，東北各省及東南沿海一帶，雖受盡日本軍隊之蹂躪與威脅，亦未嘗與之絕交宣戰。如此，國聯對於日本之暴行將無法行使制裁的規定。我不知國聯今後，是否將以此避去與日本的衝突，保其最後的運命？

但當此時，以日本之攻擊熱河，我國若竟與之絕交宣戰，一面對國聯提出十六條的規定。國聯還是承認事實，講求對日制裁，抑不然呢？現姑假定日本已退出聯盟，但據盟約，在這二年間，日本依舊與會員國一樣須擔負對盟約的義務。便是第十六條國際共同制裁的規定，固不以日本之退出而失效。且即認日本從此爲非會員國，則據第十七條的規定，若不遵守聯盟的勸告而從事戰爭，聯盟亦可對之行使制裁規定。日本又對中國從事不宣而戰的戰爭了，國聯到底怎樣呢？講到制裁若爲經濟的封鎖，姑無論各國的利害關係彼此不同，且經濟封鎖的實行，究須以

武力爲後盾，即當有不辭與日本訴諸戰爭的決心。在聯盟中，經濟制裁之力，小國當然不及大國。但大國如英法，果有這樣的決心沒有呢？倘無這樣的決心，那末國聯固無如日本何，只好眼看着日本破壞和平現狀的橫行，國聯之爲國聯，不過一標着和平旗號的稻草人而已。

這是國聯當前的危機。

三

我們知道國聯雖是一個和平機關，但其實則爲英法諸國利用之以保持其既得利益的工具。現在，以日本的悍然獨行，國聯是遇到了空前的危機了，英法究有維持此工具的決心沒有呢？申言之，即爲了維持國聯，英法究有與美國的政策一致壓迫日本的用意沒有呢？

英法與美之所以不能一致，在目前，最大的糾紛是戰債問題，洛桑會議中之紳士協定，便是英法對美的聯合戰線。但戰債問題之遲延不決，不僅賠款問題將舊事重提，而經濟恐慌的恢復，當然無望，且將更以惡化。在美國優越的經濟壓迫之下，自大戰以來，英國雖屢有反抗的表示，但大體以迫於形勢，是對美妥協。華府會議中之解除英日同盟，即其明顯的例子。但當此英美關係的銳化較前爲烈之時，英美的妥協，究竟有其限度。即在英美對立的形勢下，英國無論如何，不能

給美利用作爲壓迫日本的武器，而要保其獨有的立場。

英國爲了保持現狀，通過恐慌，以解決戰債問題爲條件，固可與美妥協，但其對日本的態度，與其說是積極的壓迫，寧是消極的旁觀。這個消極的態度，只要日本能不積極的蠻幹，破壞現狀，至英國不能坐視，英國是可以維持下去的。這便是說國際聯盟對於日本的攻擊熱河，只要事態不再擴大至長城以內，將平津及東南一帶亦牽入戰渦，可以依舊延宕下去，如過去的一年半一樣。所以最近日本的用兵，很明白的是欲以熱河爲限。日本的政策，如二月十九日大每日內瓦特派員之所言，最好是：（一）退出聯盟，對世界表示日本固守滿洲問題的決心，（二）避免與平津等英美東洋政策的神經中樞的接觸，（三）對經濟會議、裁軍問題等世界政策，表示日本的雅量，以謀與英美求接近的方法。

當此之時，在我們中國，最好的政策，自是死守熱河，抵抗到底，同時並當不惜平津及沿江沿海各地的犧牲與日本絕交宣戰，而在國聯則提出第十六條以要求對侵略者的制裁。日本要把問題限於東三省及熱河，藉口所謂滿蒙的特殊情形以求各國的諒解，我們則要把問題從地方的擴大爲國際的、局部的，展開爲全國的。蓋惟如此始能迫英國之表示態度，使半身不遂的國聯，

轉換出另一局面。

在這裏，有兩個前途：倘若英國以對美關係故，而竟置日本的行動於不問，則因美國之無力制裁，中國當然要大受其害。但是日本在各地的橫行，於英國在華利益亦有不利。且中國以受日本之壓迫而無處伸訴之故，難免不左傾而與俄相聯，一九二五年的教訓，英國應該尙不至忘記。還有，在這世界恐慌之時，英國實須賴美國的協力，始能圖謀恢復。這兩個前途，前者的結果，勢必醞釀而爲世界大戰，若由後者則國際協調主義似尙可維持於一時，前者是國聯死亡的道路，後者是在半身不遂中苟延殘喘的道路。

這樣，決定國聯前途的，我們綜括起來有數種要素：一是英國的態度，究竟袒日，還是與美妥協？二是日本的態度，究竟要把事情限於東三省及熱河，還是要擴大至中國內地？三是中國的態度，究竟照現在這樣依舊是敵來侵則相禦的抵抗政策，還是採取反攻，對日絕交宣戰？四便是美國的對日外交包圍政策，究竟能否成功？而據筆者的觀察，在目前，必定是一種動搖不決的狀態，非至第二次大戰爆發，我們看不出明顯的變化來。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

錢亦石

——一幕火山上跳舞的滑稽劇——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自九月二十五日開幕，到十月十一日閉幕，共歷兩星期。各國外交代表，如西門（英）、彭古（法）、阿樂亞西（意）、郭培爾（德）、陶爾斐斯（奧）……都聯翩蒞止，我國亦派顧維鈞、郭泰祺參加。美國雖非會員國，但台維斯是在幕後活躍的。日本退出國聯，不便派代表出席，然也不放鬆一着，先後電令伊藤述史、橫山正幸就近「監視」。在「戰爭可能性瀾漫全球」——國聯行政院主席挪威首相摩溫克開會詞中語——的時候，在「陰霾正起於遠東之國際天空」——顧維鈞演說詞中語——的時候，各國這樣重視國聯大會，不是沒有理由的。

可是，一檢查本屆大會的工作，就知道兩星期的光陰完全浪費。大抵所處理者多屬技術問題，如選舉主席（南非洲代表華特當選），改選非常任代表，設立各種委員會之類。國聯大會的委員會向例本分設六個：（一）組織及法理問題委員會；（二）財政經濟委員會；（三）軍縮委員會；（四）預算及行政委員會；（五）人道及社會問題委員會；（六）政治問題委員會。本屆大會則因軍

縮會議定於十月十六日重開，關於矛盾最多的軍縮問題，劃歸軍縮會議討論，故未設第三種委員會。已成立的五委員會幹些什麼呢？例如政治問題委員會，本是最重要不過的，而所列的議事日程，則爲奴隸問題，報紙與和平組織的合作，國際智識的合作等等，都是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近眉睫的關頭，各國外交代表居然有這樣的「閒情逸致」，真足使人「佩服」！政治問題委員會如此，其他委員會更可推知了。因此，應該說，本屆國聯大會的環境是萬分緊張，而本屆國聯大會的內容却異常平淡。

難道沒有正經的事情可幹麼？決不是如此。就歐洲目前的環境說，奧國已成了新戰爭的火藥庫（詳見本誌第十九期拙著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十月三日奧總理遇刺，更證明戰爭危機已到千鈞一髮之境，雖說只受輕傷，未釀巨變，然嚴重的局勢則依然如舊。不聞國聯大會予奧國以某種聲援。就遠東目前的環境說，自東京售路談判擱淺後，日蘇關係愈趨惡化。據十月九日蘇聯所宣布的祕密文件看來，日本進攻蘇聯的企圖比從前更加急進。戰端一開，勢必牽動全局。也不聞國聯大會有何「去火抽薪」的提議！

倘若有人說：「到會的外交代表都是「近視眼」，看不到這些嚴重問題」，那是百分之百

的「冤枉」。這些外交代表多半是「國際通」，我們祇要把摩溫克開會詞中「戰爭的可能性瀰漫全球」這句話「吟味」一下，便看出他們漂亮的程度了。不過，「知」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他們知而不行，自有說不出的「苦衷」。有什麼「苦衷」呢？老實說：歐洲奧國問題，已成了矛盾的中心，在德法意相持的局勢之下，國聯當然不能幹什麼。至於遠東日蘇關係惡化問題，被襲擊者是一個與資本主義世界對立的國家，國聯當然不願幹什麼。一是「不能幹」，一是「不願幹」，所以他們就索興不幹，把「火燒眉毛急」的問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在「迴避現實」的方針之下，本屆大會的工作便非常輕鬆，非常容易，兩星期的活動，不知不覺的過去。從前開會總有些複雜的問題引起針鋒相對的舌戰，尤其是我國東北事變發生後，國聯大會會場中的爭論，成爲全世界注意的中心。現在就情形兩樣了，彷彿大家和氣一團，像吃「太平宴」似的，祇有微笑，沒有怒目，祇有溫情，沒有宿怨。看了這一幕「火山上跳舞」的滑稽劇，幾乎使我們忘掉了處在火山爆發的前夜。這些外交代表「粉飾太平」的工夫，真超過百分（full mark）以上了。

然而，本屆國聯大會究竟不是開在「天上」，而是開在「人間」，現實世界的風暴，多少要

影響到林泉之下的池沼。所以，日內瓦「靜如止水」的大會會場，有時也不免「微波蕩漾」。第一次「微波」就是我國代表顧維鈞在九月二十九日發表所謂「精彩」的演說。本來，我國要向大會申請厲行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案，日本外務主腦部早已料及，因為有熱河問題，華北問題可以一新提訴之內容，國聯不得以「不再審議同一事項」為理由而拒絕之。顧維鈞在演說中，敘述遠東時局的黑暗景象，對國聯大會特別會議全體通過的報告未見實施表示「扼腕」，甚至說到如盟約在蘇彝士河以東為一廢紙，則盟約在歐洲不能成一實物，以為此案可以阻礙今後國際新協定的進行。但沒有正式申請國聯大會進一步的制裁日本，也沒有提出熱河問題、華北問題要求國聯大會重新審議。如此立言，僅僅使聽者感覺到「哀怨溢於言外」而已。他最後聲明「中國仍信任國聯基本目的與旨趣之穩健」，則又於「哀怨」之外，表示「矢志靡他」了。試問這種「精彩」的演說在大會上起了什麼反應呢？從簡略的電訊中，祇看到次日愛爾蘭代表沃凱萊指斥國聯處理中日爭端失敗的責任，應由各大國平均負擔。而各大國的代表都是默爾而息，這自然是伊藤述史、橫山正幸之流，根據日本外務省訓令，聲明「日本已與中國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無事再煩國聯之手」，在會外活動之力吧！以致「哀怨」的呼聲不能震

動各大國外交家的心弦；反之，日本外務省却抓住顧維鈞的演說，向我國要求取締反日態度。似平國聯大會上的感應不如遠隔重洋的東京來得迅速，這樣裝聾帶啞，真是無以復加了！

國聯大會上第二次「微波」，那就只有少數民族問題了。自德國加入國聯以來，歷屆代表如已故外長斯脫萊斯曼，前外長寇蒂斯，前總理白魯寧等，對於少數民族問題，每年在國聯大會中，無不提出辯論。近來國社黨虐待猶太人，漸成重大的國際事件，現在猶太人從德國逃出者已達八萬人之多。各地方的猶太人紛紛請願國聯對德國國社黨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加以干涉。西門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演說中，即附帶提及國聯應保障少數民族應受公正的待遇。西門說到這一點時，以目視德國代表郭培爾，「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到十月四日，英國代表戈爾又在大會上發激昂的言論，斥責德國苛待少數民族與猶太人，並力關以純一民族為國家的觀念；其次，說到大英帝國所以團結一致者，厥為民族地位之平等（我想這句話，愛爾蘭人與印度人聽到是不同意的——筆者）。到本屆大會最後一次會議時（十月十一日），提出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第一部分規定一切國家對居民因種族、宗教、語言關係而處在少數地位者，當本各項現行條約之精神，予以公平及寬容之待遇，與其他居民相同，即對

國聯已解除一切義務之國家亦應如此。第二部分，認排斥若干種人民，實為妨害少數民族之權利，並違反現行各項條約。這種決議案，除德國外，全體贊成。但因德國代表反對票，就是全體贊成的決議案也不生效力了。第二次「微波」也與第一次「微波」一樣，雖然把會場的和平空氣鼓盪了一下，結果，仍歸於沉寂。

總括說一句，本屆國聯大會是毫無建樹的。

或者還有人要替國聯辯護，認為本屆大會不過是十月十六日軍縮會議的序幕而已，因為把富有生氣的軍縮問題從大會議事日程上抽出來，所以減色。如果把軍縮會議看成本屆大會的繼續，那麼，本屆大會就負有重要的任務了。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快要開幕的軍縮會議，固然議事日程上有許多富有生氣的問題，但在矛盾百出的國際關係中，祇能演出一些縱橫捭闔的新花樣，決不能在軍縮問題上有何種成績。「烏鴉不會唱出悅耳的歌聲」，其失敗的命運也許是歷史注定的。未來的軍縮會議，當然與過去的軍縮會議一樣，與不久以前鬧得熱烘烘的經濟會議一樣，結果是空無所有，再不然，便是使支配世界的幾個巨頭相互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而已。

在這裏，要附帶指出的，如果有人根據本屆國聯大會毫無建樹的事實，遂斷定本屆大會是「白開」的，或者說國聯從此塌臺，這種見解亦不正確。要知道聚在日內瓦開會的外交家，都是聰明透頂的人，他們決不會幹「徒勞無功」的傻事。用他們的眼光去看，本屆大會是有相當意義的。第一，是「粉飾太平」，使自己國內一部分行將絕望的民衆相信本國外交代表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仍有「旋乾轉坤」的神力，藉以維持統治。第二，是讓飽受冤屈的弱國外交代表，有機會訴苦——像我國顧維鈞一樣——使其迷信國聯的「幻想」，不至一下戳穿，可以再變一些如「技術合作」之類的新把戲。有這兩方面的意義，就是了不得的成績。重復說一句：本屆國聯大會是毫無建樹的，但在毫無建樹之中，也有其積極的意義。

十月十三日

（選自新中華一卷二十期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舊華盛頓會議與新華盛頓會議

王亞南

一 兩度會議的輪廓畫

大戰以後，國際間最關重要，最有成效，或者最令召集者躊躇滿志的會議，莫過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京舉行的華盛頓會議。那次會議開過十數年了，至本年四月，美大總統羅斯福氏又在華盛頓招請各國重要政治人物，會商世界種種問題。此次會議的成效如何，雖尙難預卜，但言其重要，却較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了措詞上的便利，姑稱前者爲舊華盛頓會議，稱後者爲新華盛頓會議。

舊華盛頓會議參加的國家，有英、法、日、意、美、比利時、荷蘭、中國及葡萄牙四國，亦會列席。那次會議的召集者雖爲美國，而促成者則爲英國。新華盛頓會議爲美國所發動，被邀參加之國家，則有法、英、德、意、中國、日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及加拿大。至其他在華盛頓駐有大使、公使之十四國，則由各該大使、公使與美國務卿赫爾氏，或遇必要時，與羅斯福總統交換意見。

就會議中的地位講，參列舊華盛頓會議的，雖一共有九國，但其主角不過英、美、日三國；被邀

加入新華盛頓會議的，雖一共有十一國，但其主角不過英、美、法三國。主角既略有更動，其所表演的戲法，當另是一番聲色。

就會議的形式講，前者是一種正式會議，有所討論，亦有所協定；而此次則係一種非正式的談話會，係對於下月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的一種預備會。

設更就會議的性質或目標講，前者表面是趨重於軍縮方面，而後者表面是趨重於經濟方面。

然而我們所要究明的，不是會議中列入了那些議案，也不是會議中作成了那些協定，而是要看那種會議究含有怎樣的作用，究能發生或會發生怎樣的影響。正惟其如此，我們對於此次既未宣明議案，亦未作成協定的會議，乃有文章可做；而且，談話會或非正式會，是比正式會議還要便於「合縱連橫」「鉤心鬪角」的，它的作用與影響，自然更有嚴切注意之必要。不過，一種會議的內容，既未經公開的議案或正式的協定表達出來，我們將何從推測其作用呢？現在這種談話會尚在繼續進行中，我們更將何從預斷其影響呢？

事實是最可靠的指證者。一九二一年乃至前此若干時期的諸般重大事實，決定了舊華盛

頓會議的性質與內容，而最近數年乃至數月發生的世界重大事件，亦自然會決定這新華盛頓會議的性質與內容。爲了對這次會議的種種推測，予以確切的參考與佐證，我們不妨重查舊賬，把舊華盛頓會議的原形顯出來。

二 舊華盛頓會議的原形

舊華盛頓會議的舉行，是在大戰結束後的第三年（一九二一年）歐洲的舊均勢局面由世界大戰打破了，世界的新均勢局面，却在那次戰爭中逐漸形成起來。在舊均勢局面中，英國是把持操縱者，它慫恿歐洲乃至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包圍打倒其大陸方面的強敵德意志。後來德意志雖如願以償的被打倒了，但世界情勢却變得太不利於英國。大陸方面取德意志而代之的有法國，東亞颯興了日本，西方富強了美國，然而當時尤其使它感到疾首蹙額的，却是那不循正軌的蘇俄。因爲，對於法國，它很可聯合德意來牽制；對於日美，它亦很可利用它們彼此的衝突來擺佈；但對於野獸般的蘇俄，它雖會聯合日、美、法諸國，作過兩次武裝干涉，然因內部的步調不一致，全歸慘敗了；不但如此，蘇俄經過了兩度武裝干涉的掙扎之後，漸漸奠定了它成立的基礎。一九二一年三月，英國因感到俄國在東方的活動與宣傳，大不利於英國的東方殖民地統治，乃

開始與蘇俄成立一種協約，規定『蘇俄不得侵害英國利益，特別是不得在印度及阿富汗有軍事的外交的企圖或其他宣傳的活動。』然而事情是大出意外，蘇俄既得與英國成立協定，乃大助長其國際地位，從而在同一年中，竟對阿富汗、對波斯、對土耳其，都分別成立了有利於它的條約。英國受到了蘇俄這種新南下政策的威脅，遂不能不講求各國對蘇俄行使包圍的步驟，換言之，它不能不對新興的強敵美國有所讓步。

美國當時就地理及經濟上講，本與蘇俄未形成正面的衝突，它最感到可惡的，却是在東方跋扈跳梁的日本。日本對於西比利亞，對於中國，乃至對於太平洋上制霸的野心，那是美國西向政策的致命障礙。日本與英國為同盟，美國得不到英國的同情援助，又無從箝制日本；因此，英國要想取得美國對俄的共同包圍，一方面固然是要在軍備上對美讓步，同時還得容許美國的共同制服日本的要求。

在制服日本的連帶關係上，它們對於中國亦有一個計算。中國無論受日本的宰割，抑受蘇俄的挾持，均非英美之利；為要使中國不為日本所獨占，同時又不致逼而投入蘇俄的懷中，於是，它們不能不設法使中國由日本獨占的局面下解脫出來，同時並予中國以口頭的保障。

上述種種是那次華盛頓會議所由召集的背景概言之。那次會議的目標就不外是箝制蘇俄，制服日本，並擺佈中國。會議下來的結果，那三個目標都分別達成了。先就制服日本講。在海軍勢力的比率上，日本被迫承認了對英美百分之六十的劣勢，雖然英國爲了遷就美國，亦因而放棄了它一向的兩國海軍力量的「海軍標準主義」。日本由德國手中劫得的山東權利，被迫交還中國了，此外，在門戶開放領土完整的堂皇名義下，日本對中國的獨占局面完全打破了；那次會議所訂的九國公約第一項雖說是「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但其實意却是第三項所謂「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爲補足並加強此「有飯大家吃」的主見，更暗對日本作警告似的第四項規定：「彼此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利益，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

這樣使日本難堪的條款，在英美共同動作的情勢下，它不能不屈服了；日本既被屈服，中國一方面因收回了山東的權益，同時又取得了非保障的保障，它自然暫時會投到這般帝國主義者懷中，不致旁趨斜出的受蘇俄宣傳活動的影響。因此，制日方策的執行，不但中國被其愚弄，蘇俄的活動亦因而受到阻止。而且帝國主義者是慣會慷人之慨的，日本既在上述種種不利的條

件下受到了委屈，美國遂承認它保有那由俄國手裏奪來的庫頁島和俄國沿海一帶的區域；它這種慷慨，一方面當然使日本感到幾分安慰，同時主要爲了對付蘇俄，而促開會議的英國，亦自不免笑逐顏開。加之，這次會議結束的當年，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英國因爲已與美國取得了合作的途徑，遂得召開洛桑會議，以調解英、美、法三國對土耳其利益的衝突，並與土國結成良好的友誼關係，這一來，蘇俄在土耳其的活動，又算橫被阻制了。而英國在近東方面的利益，乃不致受到蘇俄的威脅。

總之，舊華盛頓會議是最有成果的，至少就英美兩國說是如此。然而英美兩國的利益，却正是以犧牲日本乃至犧牲蘇俄爲前提。在各國錯雜對立的關係下，條約的拘束力是頗不可靠的，一種時會造成一種局面，另一種時會，當然要造成另一種局面。這次新華盛頓會議的開幕，我們本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雖然一方面不難默察其動機，但同時却頗懷疑其效果。

三 新華盛頓會議的暗礁

由上次華盛頓會議的一九二一年，直至最近的這十餘年當中，世界的局勢，呈現了一種本質而巨大的變化。那變化加強了各國間的矛盾，亦決定了這次會議所由召集的命運。

在一九二一年的直前幾年，大戰甫告結束，歐洲各國正在極力恢復其戰時破壞的商工業，就在因緣時會的美國與日本，它們雖因戰時生產的過度擴大，與戰後各國商工業狀況的漸就恢復，而感到不似前此的擴展如意，但至少是尚未十分受到經濟威脅的。正惟其如此，上次華盛頓會議在實質上或者在終局目的上，雖不外爲了經濟利益的爭執，但經濟問題尙不會顯然表面化，換言之，那次所有的協定，就幾乎都是側重於政治的協定。

舊華盛頓會議以後，國際間的商業市場，是漸次恢復通常狀況了，無奈農業國，乃至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性質的加速擴大化，在不久的期間，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的現象，就開始顯露出來。各國爲了自圖救濟，乃相互採行以鄰爲壑的關稅政策，爲了穩定並擴大其海外市場，乃露骨的從事軍備的競爭。關稅競爭與軍備競爭之不利於每個國家，那是每個國家都能喻知的，但利害關係的牽制與衝突，使它們彼此都不能徹底覺悟過來，改變過來。加之，大戰之直接產物的戰債賠償問題的爭執，把它們那種衝突關係，弄得更加不可清理了。

就在這各資本主義國家爾詐我虞的交惡內訌當中，它們共同的敵人蘇聯，乃得從容大步的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途程。它們始而擲揄，繼而疑慮，終而驚懼的蘇俄五年計劃成功了，那不

但穩定了蘇俄的存立基礎，不但影響各資本主義國家本土乃至殖民地的統治與榨取，並還直接而有效的加深加大了各國一般的經濟恐慌。

對於深刻恐慌狀態的應付，殖民地廣大的國家（如英國），金資充實的國家（如法國），乃至金資充實而又得天獨厚的國家（如美國），雖尚能勉力撐持，但像日本那樣資本主義基礎薄弱，殖民地褊狹，內國市場狹隘的國家，早就感到幾分難耐。加之，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擡頭，和蘇俄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之由北滿而南下，那都是使日本失却耐性的主因，亦都是使日本得向歐西帝國主義者假訴其不得已而破壞條約的口實。所以，自九一八事變發動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面儘管肆力侵奪中國的領土，一面却為表示其為東亞守衛資本主義壁壘的憲兵，而故向蘇俄示威。但其他歐美帝國主義者亦是怪狡黠的，它們明知道日本的詭謀，却又彼此相制而莫肯發動。

在戰債問題上，歐洲英法等國對美國是立於一個戰線；在蘇俄的防衛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是立於一個戰線；在歐洲局部問題上，英、德、意大利諸國又對法國是立於一個戰線，這種複雜錯綜的對立，當然無從對日本形成一個統一的陣勢。

日本在東亞勢力的擴展，我國當然是最受其害，又就資本主義的國家講，第一感到威脅的是美國，其次感到不利的是英國，但英美因戰債問題及其他經濟利益的衝突，却又難於對日採取一致的行動，不但如此，英國且利用日本對美國的威脅，以期取得美國戰債上的讓步。

美國一方面因口頭警告不足以禁制日本像野獸般的橫蠻，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到英國共同對付日本的諒解，於是，情急智生，漸形表露其向蘇俄妥協的傾向了。然在實際上，它對於這一個着打算，是要慎重又慎重的。

就在英美這樣猜忌、徘徊、却顧的當中，日帝國主義者益無忌憚了，它不但囊括了東北三省，吞併了熱河，更進而準備奪取平津。這時，故存觀望態度的英國，亦不能不感到幾分慌張了。而在美國方面，因為金融大恐慌的威脅，歐洲、英、法、德、意四國聯盟的醞釀，知道一味觀望猜忌下去，一定利少害多，於是至少在事前已經得到了英法的默契或諒解下，召集這次新華盛頓會議了。

這次新華盛頓會議的表面任務，雖然說是下月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會，是屬於一種經濟談話會的性質；麥克唐納出席談話會返國在下院的報告，亦祇說是主要關於經濟問題的協商，但我們盱衡當前的勢情，或伴隨這次談話會所發生的種種事實，如印度取消日印商約，如英因

英技師間諜疑案與蘇俄斷絕商務，如美國反對承認蘇俄論調的擡頭，如羅斯福總統之開始研究遠東問題，如國務卿赫爾氏首次宣稱制裁侵略國，反映着日帝國主義者故意在北滿因中東鐵路問題與蘇俄造成嚴重事態，都可以指示這次華盛頓會議是談論些什麼。固然，我們不能否認那些代表們對於經濟問題的多方協議，但誠如法代表赫禮歐氏所云，『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必須合併研究，』所以無怪他『對於前來華盛頓之使命的性質，不欲作更切實之說明。』

但各國代表，主要如英、法、美三國的代表人物，無論對於此次會議的任務，怎樣諱莫如深，但我們根據上述的那一系列事實，當不難斷定他們除經濟問題外，並還含有以次的政治作用，即

第一，怎樣重整對俄包圍的陣線。

第二，怎樣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

右述這兩個議題或目標，本來與舊華盛頓會議所努力的，正相類似，但依着時勢的推移，其內容與性質，迥非昔比了。

第一個目標是英國急於要求成就的，它是資本主義的老前輩，是廣大殖民地的老總管，它始終對於蘇俄持有很大的戒心。

第二個目標是美國急於要成就的，它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被日本閉塞了，它的西向政策受到了日本致命的摧殘。

法國對於蘇俄本來是死對頭，但最近因軍縮問題，因歐洲四強聯盟問題，不滿意英國，更因德意奧三國有羅馬會議之舉，自身感到孤立的危險，乃不得已而向蘇俄頻送秋波；至對於日本，它早是引為友好的。它在歐洲有舉足輕重的威勢，從而在世界事變上，亦有其不可忽視的牽引力量。要包圍蘇俄，固不能缺少它，要制裁日本，亦不能缺少它；但要它參加美英兩國各有企圖的會議，那就非在軍縮問題乃至其他問題上，獲得有利的條件不可了。美代表台維斯之反對德國恢復軍備，與不利於法國（同時且不利於美國）之歐洲四強聯盟，都為法國取得了其參加英美活動之代價的反證。

因此，這次十一國的華盛頓會議，其實就是英、美、法三國的三頭會議。它們對蘇俄的包圍策略，雖尚未具體表示出來，但有不利於蘇俄的企圖，則確無疑義。誠如蘇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機關報工業化之社評所說：「……美國遍邀各國，獨遺蘇俄，蘇俄輿論大惑不解。夫研究世界經濟問題，必請蘇俄參加，始能望其成功。譬如國際小麥協定，非各主要產麥國共同參加，安有成立之

望乎？吾人推測華盛頓談話情形，下述兩者中必居其一：或則參預國家並不認真從事，或則各國欲達到某種目的，不願使蘇俄預聞。吾人本素來經驗，可以相信此次華盛頓談話，定係解決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矛盾，而謀不利於蘇俄之一種企圖。至於關於共同干涉日本的問題，那似乎更爲它們所切實協議過，據日本報紙所載，『關於中日紛爭解決案，在華盛頓預備會議席上，已經切實討論，結果，英、美、法三國對於遠東問題已趨於一致。』

上面的記載，如不失爲正確，或者，我們的推測，如不致大遠於事實，那現在要進一步探索的，就是所謂『謀不利於蘇俄的一種企圖，』和『英、美、法三國對於遠東問題已趨於一致』的協議，究能在某種限度見諸實行，或者究能收到若何的效果，而對於中國，又會發生何等影響。

四 閉幕以後

美總統羅斯福與各國代表分別談話的工作，現今仍在進行中，但我們如其要肯定這次會議的性質，是英、美、法的三頭會議，那就不妨說會議已經大體終場了。據上面的推測，它們會議的內容，有兩個部分：一是較爲公開的經濟的部分，一是嚴守秘密的政治的部分。關於前者，我們本可以由下月世界經濟會議覘其後果，這裏祇要推論到前述包圍蘇俄與控制日本兩種企圖

之實行限度。但政治問題是不能與經濟問題分開來看的，資本主義各國間之利害的衝突，那是根本的制度問題，而不是表面的現象問題；在其制度沒有根本變更的限內，一切的補救與諒解，都祇能得到局部的而且是暫時的結果。美國此次宣稱以大公至正的態度，與各國代表暢議經濟問題，但英國代表麥克唐納甫就渡美的旅途，美國即宣佈放棄金本位，予英國以打擊，並期在此後談話會中，取得便利操縱的地位。此外，美國所提的經濟即時休戰計劃，英國既大有難色，法國亦聲請保留。對於戰債問題，那更或如麥克唐納所說，尙未達到圓滿的協定階段。至關於牽涉到經濟問題的軍備問題，有德國要求軍備平等與日本要求增高對英美的比率，那就够爭論了。就這些不容易妥協，不容易消除的利害衝突看來，它們對於蘇俄包圍的企圖，對於日本箝制的成算，就令再興奮再英勇，亦祇能做到以次的可能限度。

就對於包圍蘇俄說，英國也許繼續與蘇俄行使斷絕商務的狀態，美國暫時不承認蘇俄，法國則改正其向蘇俄妥協的傾向；此外，更曠使日本實行擔當起武裝戒備蘇俄的任務，以爲各國緩和對日本興問罪之師的條件。日本最近其所以在北滿特別裝得像衛道（資本主義之道）戰士的，也就是爲了要投合各國的意旨。

不過，它們亦是善要這種江湖把戲的，爲它們本身利益計，爲強制日本曲盡那種任務計，當然還會作以次的幾種口頭協定：第一，一致不承認偽「滿洲國」；第二，制止日本軍事向平津發動；第三，要求「滿洲國」之門戶相當開放。

我國期待此次華盛頓會議過奢過殷的朝野人士，也許以爲我上面的估計，特別是對於控制日本的估計，過於低微了。但我們要知道，這次會議的時代環境，與上次大相懸殊，日本帝國主義者既是迫於經濟急難，決死的不顧一切的蠻幹，其他各國又都陷於恐慌的深淵，而無以自拔。它們不是上帝御前的正義之神，而是資產階級之利益的保獲者，干涉日本所受到的損失，如其比寬宥日本所受到的損失要大，它們是沒有理由肯冒險從事的。而且，即使它們目前在某種諒解下，共同限制日本軍事的擴大，使其不能奪取平津，但一轉瞬間，會因另一個變化把它們那種一致步調攪亂了，那時日本依舊可以遂行其橫蠻的侵略。舊華盛頓會議成就的九國公約，被日本破壞無餘了，我們還能向那些溫文爾雅的紳士們作口頭祕密的約束，以取得領土的保障麼？然就中國目前的情形說，我們不在這無聊的希望與失望中打翻身，又該怎樣呢！

世界經濟恐慌與世界經濟會議

董之學

跳出世界經濟恐慌的道路，本來祇有兩條：一條是推翻資本主義，使循環不絕的經濟恐慌，永遠不能發生，另一條是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把恐慌暫時克服；孕育恐慌的資本主義制度，則仍舊讓它存在。世界經濟會議，便是一個於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克服經濟恐慌的辦法。現在受經濟恐慌打擊的國家，總說這經濟恐慌不是從國內生長出來的，是從國外傳染得來的。英國首相麥克唐納 (Macdonald)，美國落選了的總統胡佛，以及其他各國的政治家，都說經濟恐慌的原因多半來自國外；所以要和這恐慌作有效的奮鬥，務必取得國外的協助。這就是各國贊成舉行世界經濟會議的根本動機。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會議，就是經濟上的軍縮會議 (Economic Disarmament Conference)。祇要藉這會議解除了各國經濟的武裝，如保護關稅等，那末，什麼恐慌，什麼危機，都可不成問題。但可惜這種武裝不易解除；這是因為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並不是關稅這一類的障礙物，相反的，提高關稅，是經濟恐慌爆發後所引起的結果。恐慌越深刻，關稅越提高；兩者互相因

果，於是關稅更增加，恐慌更深刻。蓋一國提高關稅，固然可以防止外來的經濟侵略，但是同時必引起外國的報復行動，馴致各國的關稅，一律的提高。關稅障壁的武裝，其所以不易解除，原因在此。世界經濟會議之不易有結果，亦意中事；茲就最近各國籌備這世界經濟會議的經過，及其所負的使命，略加敘述，而殿以該會議結果的預測，以爲本文的結束。

世界經濟會議的籌備

世界經濟會議的開始籌備，是遠在半年以前。當去年五月十日，英國卸任財政大臣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在英國國會討論財政方案的時候，便極力陳說世界經濟會議的必要；他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金幣價值與安定通貨。七月十四日，國聯特別理事會，關於世界經濟會議，通過了如左的決定：

(一) 由國聯指定專門委員會，研究財政經濟問題。

(二) 推定西門 (Sir John Simon) 爲委員長。

(三) 專門委員會下，設立兩個分科委員會，各由財政家三名組織而成，並徵求國聯秘書處財政經濟各部理事的援助。

(四) 徵求國際勞工局及羅馬萬國農業協會的參加。

(五) 由國聯擔負用費。

這種條款發表以後，美國方面表示熱烈的贊同。這次經濟會議的主要目的，雖說是安定通貨，其實在經濟恐慌深刻化的今日，世界經濟問題亟待解決的，決不止安定通貨一項，關稅問題、外匯問題、賠款戰債問題、銀價問題，都應加以討論。美總統胡佛，恐怕關於賠款戰債問題，被英法各國所要挾，起初聲明不討論戰債，其後又於競選演說與談話中，提出銀價爲世界經濟會議的主要議題。列強鉤心鬪角的用意，在該會議剛剛發軔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

世界經濟會議的開會日期，原定去年十月在倫敦舉行，後又改期。到了去年十二月，籌備世界經濟會議的工作，才逐步緊張。專家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才陸續開會，討論種種有關係的問題。尤其是專門委員會開會最多，它的討論與決議，也是比較的重要。

一月二十五日，世界經濟會議的組織委員會，通過了籌備委員會所編定的報告，並決定須以三個月以前通知各國到會，但是開會的確期還沒有決定，開會地點，暫定倫敦，並邀請英相麥克唐納爲大會的主席，已經得到他的同意。我國覺得這次會議很重要，足以影響我國民經濟的

某幾部門，如銀價問題，決由財政部派孔祥熙就近參加。美國方面，也準備參加，並指撥經費十五萬金元，作為該國代表的費用，算是闊哉闊哉！這樣，會期未定的世界經濟會議，確是走入積極籌備的階段了。

籌備委員會編制的報告書，頗關重要。報告書首先說明事態的嚴重，貨幣的紊亂，物價的跌落，貿易的減縮，但是同時也舉出了某幾個否極泰來的現象。該報告繼續宣稱：各政府間的債務（指戰債）應該從速設法解決，因為它妨害經濟與財政的復興。照籌備委員會的意見，這次世界經濟會議應該提出「恢復國際間的真實貨幣本位」、「撤廢國外匯兌的監督」、「廢除經濟恐慌所引起的特別商業障礙」、「用輕利政策來便利產業的健全發展」等，作為討論的主要題目。最後，該委員會鄭重聲明：為商業自由而奮鬥，為貨幣安定而努力！

世界經濟會議的使命

我們看了籌備委員會的報告大綱，便知道世界經濟會議的使命了。簡括說來，它預備解決

(一)戰債問題，(二)賠款問題，(三)通貨問題，(四)關稅問題；此外銀價問題，雖然沒有列入報告書，大概是要提出來討論的。世界經濟會議的總任務，可以說是尋覓一條跳出經濟恐慌的輕便

途徑。

賠款與戰債之爲加深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之一，這是無疑的事實。因爲英法各國全靠德國的賠款來償還美國的戰債；可是德國在歐戰之後，國內經濟幾瀕破產，它要償付賠款，其法有二，一是「借債還債」的辦法。二是「以貨還債」的辦法。前者，德國現已負有二百四十萬萬至三百萬萬馬克的巨債，幾乎無可再借，後者現因各國高築關稅障壁，輸出貿易也萎縮不堪。在此狀況之下，德國要每年償付十五萬萬的賠款以及相等於此數的利息，那「談何容易」！結果必然是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在今日各國的經濟脈脈相關，德國的恐慌自然要影響到世界的經濟，而促其恐慌加甚。以擺脫世界經濟恐慌爲目的的世界經濟會議，對此賠款與戰債問題，自不能不謀相當的解決。

次於賠款戰債問題的，要算是關稅問題。這一問題牽涉到多數國家的切身利害。去年下半年，商業戰爭愈加猛烈。增加商品入口稅的國家有五十二個，禁止某幾種商品輸入的國家有九個，限制入口品的國家有二十一個，強迫使用國貨的國家有十個，由政府包運入口品的國家有七個。結果，去年上半期的整個國際貿易，比較前年上半年減低百分之三十四；世界市場，祇是紙

上的空名；保護關稅提得太高，便促成各國國貨的滯銷（如德國的農產品）而造成所謂「生產過剩」的現象。生產品既無銷路，工廠祇得停業，經濟恐慌必然加甚。因此，掃除這種「商業武裝」使各國的產品能有世界的流通，也是世界經濟會議所負的重要使命之一。

其次，便是安定貨幣的問題。英國自從一九三〇年放棄金本位以來，在商業方面，確收到相當的效果，奪取了美國一部分的商務。同時各國金融受了英鎊的影響，起了紛亂的現象。除美法尚能保持真正的金本位外，其餘的國家都遭受紙幣跌價的損害，如日本的跌去百分之六十，阿根廷的跌去百分之四十六，智利的跌去百分之五十（對美國金元的對比）。就目前的形勢看來，各國紙幣的價值，還有下跌的趨勢，如何可以阻止這種趨勢，促成所謂貨幣的安定，也是世界經濟會議所負的使命之一。

更次，便是銀價問題。近年以來，銀價狂跌，產銀的國家，固然大受損失，用銀國家如中國，因銀價低廉，購買力低少，直接使吾國民經濟更加貧困，間接使各國對華貿易衰退，加深了世界經濟恐慌的程度，所以如何提高銀價，也為世界經濟會議所負的使命之一。

世界經濟會議結果的預測

世界經濟會議的使命，已如上述；我們現在要討論一下，它能否完成這種重要的使命？

我們先從賠款戰債問題說起；這問題雖然很重要，但不至於列入議事日程，即使勉強列入，也不能有圓滿的解決。前面已經說過，賠款問題是戰債問題的附庸，戰債不解決，它是永遠不會解決的。戰債問題的本身，已經不是整個的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國對美的戰債，到期不付，釀立了一個頭等資本主義國家賴債的惡例。英國的部分付清了，但是表示十分的憤慨。一月初旬，美國鑒於遠東局勢的危急，立刻照會英國重開戰債談判，其目的在以戰債作武器來爭取外交上的勝利。它對於法國，却沒有什麼表示。美國爲着避免英法聯合的要挾，更爲着拉攏英國，遂採取了個別談判的形式。個別談判，既是美國決定了的態度，所以它主張戰債問題不用提出世界經濟會議來討論。就使戰債問題提出來了，美、英、法等國，既各有成見，當然不能有圓滿的解決。

其次，是關稅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是世界經濟會議最重要，也是很困難的工作。國聯從一九二八年起，開了好幾次的關稅休戰會議，總是鬧得不歡而散。它的總原因是：得了關稅保護利益的資本家，不肯放棄這種利益。從前只有幼稚工業需要保護，現在老大工業也要保護；自由貿易的祖國也行保護貿易政策。結果，沒有一個主要產業可以不要扶持而能立足。保護既和一般

資本家的生命息息相關，那末，保護關稅，自然不能在資本家的政權下撤銷。

再次是安定幣價問題；這問題也很少有解決的可能，因為紙幣跌價的國家，在第三國家內競爭市場時，要占很大的便利。反之，美國因為是個債權國，所以不肯放棄金本位來自受損失，於是乃藉口穩定通貨，要求英國回復金本位。專門委員會屢次討論這一問題時，美國代表都主張恢復貨幣的常態，英代表總說礙難實行，針鋒相對，顯然可見。關於這安定通貨問題，各國利害，既不一致，欲望其和衷共濟，自屬難事。

至於銀價問題，更不能引起廣泛的注意，不但不會有何種的解決，恐怕不會有熱烈的討論。主要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是產銀的國家，印度是藏銀的國家。提高銀價，固為美國所最希望的，但非藉國際的合作不行，尤其是需要英國予以合作。這一問題，在英國方面，除關係印度外，沒有特別深切的利害關係。就使銀價提高，印度究竟祇是一個貯藏所，不能得到多少利益。獲利最多的，只是生產銀條的美國資本家。英國對於這一問題，始終不表現興趣。但在我國方面，確認為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我國是用銀的國家，年來入超迭增，償付外債，都受了銀價慘落的損失，自然希望銀價高漲。不過在這次世界經濟會議中，銀價問題，恐怕不能占重要的地位，因為最關心的只有

美國、中國以及兩三個小國而已。英、日各國因其自己的通貨跌價，很可以抵消銀價慘落在對華貿易中的不良影響；所以對這銀價問題，並不十分重視。

要而言之，在這世界經濟會議中，英、法、意各國則急切地要求取消對美的戰債，約計一百二十萬萬金元。德國則急切地要求取消賠款（去年洛桑會議決定緩付三年）。美國的主張，則以回復金本位與協議銀價爲中心。這些問題，都是由各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提出來的。與會各國，既都同床異夢，故如望世界經濟會議能完成其緩和乃至克服世界經濟恐慌的使命，未免過於樂觀。從一九二八年舉行的軍縮會議，到現在還看不見它的些須成功。我想這次經濟方面的軍縮會議，也不會有較好的結果。我們知道這一點，各國政府又何嘗不知道這種空談無益的把戲，不過它們總不肯坐而待斃，不得不作最後的「奮鬪」而已。

二月十日

（選自新中華一卷四期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世界經濟會議之成績與今後之國際局面

祝百英

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幕的世界經濟會議，延長了一個半月，乃於昨日（七月二十七日）閉幕。會議是預定解決世界經濟恐慌的問題。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恐慌，在目前所表現的，是各國市場的缺乏與信用的凝結。因為各國都是如此，所以在信用與市場上，形成各國間劇烈的衝突。這次會議，就想解決這衝突，而企圖獲得一種協調。可是因為無論那一國得到一點勝利，就是等於別一國的一點犧牲，所以，會議實際上變成一種爭鬪的形式，是各國在開會前互相進行的鬪爭，在會議上更密度的（Cordarily）舉行。先是各國代表挾其犧牲別國以挽救自己的希望到倫敦，今則不得不完全失望回去。

美國企圖在會議上規定長期的關稅休戰（停止關稅提高，繼之以什一減稅案），叫各國將市場打開，讓美國商品侵入進去。美國還希望將它過剩的白銀，找得銷路，提議以銀幣與銀子作準備金，以推銷白銀。在戰債問題上，美國是不願意債務國討論這一問題。如果要談判戰債，則各國必須以縮減軍備作為條件。

在關稅休戰與各國減縮軍備上，美國是可以得到歐洲德意這一集團的擁護的，因為德意現在特別急切需要市場的開拓。

然而，英國因其本身市場已經不夠，而且在殖民地受着美日的侵入，不得不實行「帝國」的閉關主義。對於美國的關稅休戰，自然不能贊同。可是英國和法國一樣，需要穩定美匯的比價，因為美元跌價，使美貨在外幣上價格下落，不但美貨的外國的競爭力增加，而且外人所購美國證券也因而跌價，使英法蒙受莫大的損失。而且，美國有意使匯價時漲時跌，動搖不定，又使英法在國際借貸上受到嚴重的損失。所以，英法要求急速的穩定匯價。

法國除要求匯價穩定外，還要求金本位制的恢復。法國是放利的國家，貨幣的跌價，乃使債權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美國雖是債權人，可是在它商品市場上的利益，遠過於債務。美國的逼索戰債，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以挾制他國而已。法國則相反。它的基本利益是放款收利。美國的實行虛本位，有使僅有的幾個用金國，放棄實本位（如愛沙尼亞）的危險，連法國本身，也有被迫放棄實金本位的危險。如果法國勉強繼續施行實本位，則現金很容易被他國吸收了去。所以，它劇烈的反對虛本位。美國自然不能贊成這點，而英國也不必贊成這點，因為它雖需要安

定匯價，却並不需要恢復實金本位。

在經濟會議上，雖然預定而且佈置了許多委員會，討論應有儘有的問題，可是事實上討論的中心，就是這幾個「關稅休戰」、「安定匯價」、「恢復實金本位」及白銀問題等。

會議開始，爲了麥唐納主張討論戰債問題與美法爭貨幣委員會的領導權，幾乎鬧成僵局。自此以後，每次會議，各國代表都是咬牙露齒的惡聲相向。及到會議終結，除白銀問題外，沒有通過一條具體的決議，對於各國經濟，真能發生一點實際改良的意義。會議的成績，的確像羅斯福總統以個人名義在閉幕會上所送交主席麥唐納的一文上所說：『今日了解他國難題，較大會舉行以前更爲明白。』因爲如果大會前是互弄手腕的暗鬪，則大會上是各施神通的明爭，各國的真面目，自然更爲明白。我們這位大會主席麥唐納，『對於大會未能完成其工作，遽即休會一事，亦表示扼腕。』所以我們現在雖在說世界經濟會議的成績，但實在是慚愧得無成績可言。

其中唯一被人們所公認的成績，就是所謂白銀協定。首先我們必須理解，這白銀問題，本來並不是大會主要的問題，也不是各國經濟關係中主要的問題。不過在一切問題都失敗的時候，這小問題有些成功，就似乎很了不得了。然而，這已經簽定的白銀協定，早已不是美國最初提出

的擴張銀用途以提高銀價的方法了。協定精華，總括祇有兩句話：印度、西班牙每年售銀的數目受限制而中國則不得售銀；澳洲、加拿大、墨西哥、祕魯和美國不得售銀而需收買或設法制止出售礦銀。協定以四年為限。如果換句話說，就是將今天各國所有的銀子，大概的維持原狀。如果這叫做成績，則大會不妨通過一決議，謂「一切照舊」，那不是獲得了解決全部經濟問題的大成績嗎？況且，這協定履行到如何程度，照向來國際間各種經濟協定的「習慣」的確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這次世界經濟會議的「成績」就是「無成績」；不過我們在這次會議上，尤其是會議後，可以看出一種很顯然的趨向，那就是列強間勢力急切的結合。

英國竭力想組成一個歐洲聯盟，以對付美國。意大利在一時幾乎成爲歐洲的中心。意德這一集團，很足以左右歐洲政局。這一明顯的結合，是倫敦會議所造成的新形勢。英國在這中間還想拉攏法國。在倫敦會議之先有四強協定，在會議沒有完結，麥唐納就向法總理提議，設法使德法兩國總理會晤。麥唐納之舉，一面固然是表示拉攏法國，同時亦有與法國爭取德意這一集團領導權的意義，四強公約的當事國，英法德意間的衝突，顯然可見；它們中間如果有所妥協，那祇

是對俄而已。照目前的形勢觀察，以法德之仇恨，法意之爭霸，法國想取得這一集團的領導權，簡直是不可能。英國是比較的希望。不過這裏，橫當中跑出一個美國。

美國爲對付歐洲，除盡力離間歐洲各國的關係外，就是要在歐洲取得一個能受其指揮的國家。德意向來有美國金融資本大批的力量存在。就在倫敦會議的期中，意大利航空部長親自領着飛機參加芝加哥博覽會，受着美國空前狂熱的歡迎，這表示美國是在竭力拉攏德意這一集團，而且已有相當的成效。美英法三國，尤其是美英兩國，對於德意這一集團的領導權的爭取，究竟鹿死誰手，這是英美衝突的生死關鍵所在。美英各盡其能的爭取德意這一集團，就是此後歐美，尤其是英美國際關係的主要戲劇。

在東方，却另是一種形勢。美國在東方幾乎是找不到任何同盟者。目前它對日本的若即若離的態度，祇能發生消極的作用；它想離間英日關係，而實際反促日本節節的進取中國，使英國爲對付日本計，連灤州一帶爲英國利益所關的地方，也只得讓日本伸張勢力。

形勢已很顯然；「亞細亞人的亞細亞」，「帝國閉關主義」，與「美洲門羅主義」這三大集團，在國際上各施着神通。從前如果是實行經濟國家主義（如關稅戰等），則這三種閉門主

義，至少是經濟國家主義更進一層的表现。美國的整理國內經濟，英國的繼續實行渥太華協定，日本的經營中國，是經濟國家主義最劇烈的表现。當麥唐納在七月二十七日末次大會上「提出若干議決案，皆未經討論，即予通過」，是表示各國胸有成竹，不願意多說話，而實行各自的手段。世界經濟會議，業已閉幕，今後這三種「關閉主義」的衝突，行將愈益猛烈；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三大集團，必然出於一戰，在開關蘇俄的市場與加緊壓迫殖民地的目標之下，它們也許可以一致；在那時候，也許可以再來一回「世界經濟會議」。

七月二十八日

（選自新中華一卷十五期二十二年八月十日出版）

軍縮會議底死亡

沈志遠

一 前言

在各國軍備競賽達到白熱度、可怕的戰爭陰霾籠罩着全世界、歐陸和遠東的殺機緊迫到十萬分的局面之下，日內瓦舞臺不久前又排演了一幕「軍縮」總委會議底趣劇。在這幕趣劇中，表演着「文明」國家「和平主義」的英雄們，在「軍縮會議」這具棺材蓋上，打下了最後的一隻釘。這最後的一幕釘棺之必然演出，早為有識者所預料。那怕帝國主義的大外交家底辯才怎樣高明，那怕各國金融資本御用的報章雜誌上的「和平」宣傳怎樣響亮，嚴酷的客觀現實，畢竟勝過一切：到今朝，日內瓦舞臺底倒塌，軍縮把戲底破產，已經成爲三歲孩童所知曉的事情了。

實際上，軍縮會議底破產和死亡，何嘗纔始自今日？我們敢斷然地說，軍縮會議一誕生，就已經注定了它的死亡底命運；它的誕生，本身就是真正軍縮底死亡。戰爭與和平，本來不是幾個有良心（？）講人道（？）的「和平主義」的外交家政治家所能決定的事情。何況他們的良

心、人道與和平主義根本是大成問題，而且不但大成問題，事實上他們都是「黑心」、「獸道」、「掠奪主義」底擁護者呢！

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三期，特別是在這一總危機上生長着日益沉重的經濟恐慌，以不可阻擋的力量，促使帝國主義底一切內外矛盾，發展到十萬分銳烈的地步。在生產技術不斷發展、生產容量不斷擴大、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雷厲風行的條件之下，薪工勞動者大眾底生活絕對地日益惡化，再加長久的農業危機，使中小農民成千累萬的破產；這樣，國內的民衆購買力就縮小到了最低的水平。而國外的市場，却早已分配完竣；而且許多向來成爲列強勢力範圍的落後國家，大戰後也紛紛資本主義化了。這樣，帝國主義底國外市場，也日益窮蹙，於是爭取市場的鬥爭，就發展到異常殘酷的地步。大戰中戰勝的帝國主義列強，固嫌市場日蹙，虎視眈眈垂涎別人的領土和勢力圈；而戰敗的國家，十六年來勵精圖治的結果，從前一蹶不振的帝國主義也昂然擡起頭來，不但絕對再不能忍受凡爾賽鎖鏈底束縛，而且大聲疾呼公然要求與戰勝的帝國主義列強「享有平等權利」了。帝國主義者狂熱備戰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而軍縮會議死亡之必然性，亦卽淵源於此。

在這軍縮會議屍體出殯的一天帝國主義的「和平」外交家們都假惺惺地在那裏啼哭像謀殺親夫的淫婦一般，扭扭捏捏地在那裏假哭她的丈夫死得如何冤枉；表示自己對於死者是赤膽忠心，企圖把送命的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去。其實軍縮大會的代表們，自己也早知會議之必歸死亡；他們所以「像煞有介事」地爲「軍縮」而奔走呼號，提出各種各樣的「軍縮」計劃來，無非想藉「軍縮」、「安全」一類的喧呼聲來遮掩各自兵工廠裏晝夜不絕的機器聲；想用那日內瓦會議廳中堆積如山的計劃書、公約方案等等，來轉移全世界和平大眾對於各國瘋狂似的軍擴事實的視線，而企圖把斷送軍縮會性命的罪孽，推諉到對方去。

二 二年來的回顧

爲明瞭現狀與今後趨勢計，把二年來軍縮會議底經過，作一度簡略的回顧，似乎不是徒然的。

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時候，軍縮會議就遇着了第一次極嚴重的危機。當時，德國堅決要求保證「平等權利」的原則；它建議各國須真正地立即實行軍縮，縮到大家平等的地步爲止，那末，德國就願宣誓決不增加現有軍備。但是，這一建議被各國拒絕了（德國亦何嘗不知道這一

建議是萬不能實現的，不過藉此以推諉自己擴張軍備的責任罷了。結果，德國就從軍縮會裏退出。直到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協約國列強承認了『在安全有確實保障的前提下，權利平等』這一基本原則之後，德國才重新回到軍縮會議裏來。到了一九三三年春，英國提出了一個軍縮方案，就是著名的麥唐納方案。該方案表面上似乎是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底綜合，可是實質上却是一個最適合英帝國主義利益的漂亮計劃。該方案關於歐洲以外各國底軍備，特別是大不列顛帝國範圍內的國家底軍備，幾乎完全沒有提到；它所提到的軍縮範圍，大半是歐陸諸國。就陸軍言，麥唐納方案建議將歐陸各國陸軍改爲一致的短期徵兵制（但對歐洲以外之殖民地則不適用）。在空軍方面則主禁絕空中轟炸，並限制各國之軍用飛機數量（這是因爲英國的空軍向來比較落後，方案中這一條的動機，顯然是在爲自己造成擴充空軍的機會；）而對於德國則不予組織空軍之權。至於海軍底規定，只承認三大海軍國在華盛頓和倫敦海軍協定範圍內的權利；對於其他海軍列強，則限制其在一九三六年前之造艦計劃，只許它們建造用以替代現有舊艦之各等類戰艦。這就是說，對於德國，凡爾賽條約中禁止德國造潛水艇一條依然有效。

一般地說，麥唐納方案事實上沒有予德國以軍備平等的規定；所以德國的反對，自然不在

話下。至於法國和意大利呢，這個方案却大大地限制了它們的軍備（因為該方案專門注重於歐陸的軍縮，而英帝國的領土，却十分之九是在歐陸以外的；）所以它們當然也表示不能接受。雖然各人爲着想保持對軍縮的「誠意」，推諉破壞軍縮會之責任於對方計，表面上大家暫時承認以該方案爲日後規訂軍縮公約之「根據」而通過，但事實上該方案也遭遇了與過去胡佛計劃、赫禮歐計劃、彭古計劃等等同樣的命運。這時，軍縮會議底破產，已經暴露無餘，至少可以說，它的病勢已經危在旦夕。

初次的討論，結果既是這樣，於是不得不把總委員會延期到六月二十九日；各人都想利用這個「間隙」，佈置有利於自己的外交上的棋局，達到各自「軍縮」這一美名之下的軍擴目的。可是一到了六月二十九日總委會開會時，過去贊成以麥唐納方案爲根據的各國代表，在一切問題上都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例如關於執行未來軍縮公約的監督問題，關於破壞公約的證據問題，關於限制各種武器的時期和性質問題，關於孰爲進攻者之確定以及關於空中轟炸、化學戰爭等等問題，莫不發生十分嚴重的爭執。各人同床異夢，鉤心鬥角；會議參加入中間不可協調的矛盾，又把會議鬧成了僵局。結果，唯一的出路祇有再宣佈總委會暫行延期。當時決議，延

期到十月十六日再說。這樣，軍縮會底病勢又沉重了一步；現在可以說它只剩奄奄一息了！

當時會議委托總會主席漢德遜利用休會期間，與一切主要參加國政府進行所謂會外協商，以便徵求各國政府對於各項問題所持的意見，並設法調協各方面的現存矛盾。然而事實固不出吾人所逆料：漢德遜底遍訪歐陸各國京都——巴黎、羅馬、柏林、布拉格，所獲得的結果是等於零，漢德遜夢想中的某種協調，絲毫都沒有達到。

軍縮會完全破產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幾個爲着某種原因而比較「熱心」於挽救危局的列強，英國和美國，就採取各種方法，把這隻破舊的「軍縮」之舟，開到比較平靜的港灣中去，暫避暴風駭浪底打擊。爲達這個目的，英、美二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就以「和事老」自任，出來排解軍縮會上兩個主要的對頭——法國和德國。九月間英、美、法三國外交家在倫敦、巴黎舉行多次會商的結果，終算關於未來軍縮公約草案中的幾個主要點，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英、美、法各方意見表示一致的，大概是關於軍縮限期和經常的軍備監督制等問題。具體的表現就是英國外相西門氏所提出的「國際監督制度」方案。意大利雖不甚同意這樣的協調，但也不願意與英、美的立場相對抗。因此，到了軍縮總委會開會的前夜，德國就深深感覺到幾個大列強

統一陣線底威脅，自知已迫近在一個十字路口；若不無條件地接受英、美、法、意等列強所建議的方案，即須負破壞軍縮會議之全責。對於這種威脅的答復，就是十月十四日的宣佈脫離軍縮會議和退出國際聯盟。同時希特勒政府在國內復舉行對此問題之總投票並重新選舉國會代表，以鞏固國社黨的法西斯專政。德國的脫離軍縮會議，我們可以說是軍縮會議事實上的死亡底開始。

這樣，「軍縮」底大局既又「碰壁」，參加國從「碰壁」局面所找到的「不二法門」，自然除「延會」以外，不會再有別的。這次決定將總委會延期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自然在休會期間，列強代表們又少不得再來一番的「救命」忙，各人都提供自己認為最靈驗的「起死回生」的仙丹，企圖復蘇這祇剩一口氣的「軍縮」會議。

但是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在軍縮會上的衝突，決不只是單純的軍備技術問題上的衝突，它反映着資本主義崩潰時期各個帝國主義間絕對不可調和的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這種矛盾，跟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就不可阻擋地日益深刻化、尖銳化、和普遍化起來。所以，如果以爲一、再而三的延會，和帝國主義外交家底奔走遊說，至少是相當地可以達到妥協而減輕軍

縮會議上的矛盾，那便上了所謂虛偽的「和平主義」(Pacifism)的大當。因為「和平主義」的外交家，無一不是口裏「阿彌陀佛」心裏「男盜女娼」的假道德家。他們誰也不肯真正為和平而拔一毛讓一步的。他們各自力圖在軍縮底外衣掩護之下來狂熱地實行軍擴；同時企圖將葬送軍縮會的罪惡，推諉到對方去。試看軍縮會上各國底立場吧，它們是何等堅決，何等尖銳地對立着。(這裏所講的各國立場，都是各國向來所持的基本立場；不管它外表形式如何，飾詞如何，這一基本立場底本質，始終是不變的。)

首先是德國底立場。它極端堅決地要求重整軍備，要求與其他列強完全平等及取消凡爾賽條約底第五款。德國曾經在「原則上」同意英國方案，是因為它把這方案解作限制其他列強底軍備和增加自己的武裝來達到軍備平等的目的。德政府堅決反對法國所建議而在倫敦巴黎歷次協商中為英、美等列強所一致贊成的四年「試行」時期底規定。因為這種規定底意思，是不許德國在四年間有設置軍備底行動。德國提出立即實行限制軍備，同時改組軍役制度與實施國際監督之主張，以與「四年試行期」之主張相對抗。尤有甚者，德國更公然要求設置軍備底完全自由權，要求軍縮會予德國以無限增置各類武器之機會。這樣看來，德國以「平等

權利」之原則爲出發點，實際上是企圖徹底地碎毀凡爾賽的制度，這是最明顯沒有的了。

其次講到法國底立場，它正與德國立場針鋒相對。法國始終是極端拒絕現時縮減它自己的軍備，縱使縮減一點點，亦所不願。它只「原則上」同意麥唐納方案底限制軍備計劃——即「四年試行時期」終了後開始縮減軍備的計劃。它不許德國在這一時期內重整軍備。不但如此，它還贊同英國所提改組歐陸軍隊爲短期軍役制的建議。這就等於取消德國現有的職業軍隊——國衛軍；而法國底武力却不因此而受絲毫損失，因爲法國底長期服役的軍隊，大部分都是駐紮在殖民地的。此外，法國又主張實行經常的定期的監督制，即在四年試行期內，每隔幾月（至多不得超過六月）檢查一次，調查簽約國是否遵約行事。但是事實上這只是檢察德國是否遵守凡爾賽條約的一種片面監督制，也是極明顯的。

再次，英國底立場是最動搖、最會變化的。這是它所處的地位使然。它爲阻止軍縮會形式上的完全破產，所以遇到殭局的時候，它總出來做德法二國底調人。可是，因爲國際形勢倏忽萬變，英國的外交家在軍縮問題上就不得不採取動搖的、曲折的路線：一時偏向於法國底立場，一時又表示多少袒護德國底主張。爲抑制希脫勒的德國破壞大局的雄圖計，英國就袒護法制德。一見

法國氣餒太盛而危及英國在歐陸的威權時，它就表示袒德制法。很明顯的，在去年德國未脫退軍縮會前，英國底政策是傾向於法國底立場而抑制德國底要求；可得從德國退盟以後，英國底態度又漸漸轉變過來了。目前英國袒德之態度，益加明顯。英國一方面固不欲德國跳起來完全解除凡爾賽體系底束縛，一方面也很討厭法國底霸權，所以終想設法削弱法國底勢力。

意大利底立場向來是接近英國的。意國對於德國平等要求的「同情」也與英國一樣。這是因為法、意各方面的衝突太利害，它的袒德，顯然是志在抗法。它的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和改組國聯，正與主張「平等」一樣，無一不以制法脅法為其動機的。

至於美國的態度，我們看了去年五月間羅斯福的通牒和後來台維斯的聲明書，就可以知道它在各要點上都贊助麥唐納方案的。美國像英國一樣，認定「軍縮」糾紛對於它自己的海陸軍政策無甚關係；日內瓦談判底任何結局，都絕對不能妨礙美國底新軍擴計劃底執行，特別是不能妨礙史璜生所宣佈「創造一蓋世無雙的艦隊」的海軍建設計劃底執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於軍縮會議的政策。日本政策底中心本質，是老實不客氣地拒絕任何的軍備限制；縮減自然更談不到了。它的藉口是「亞洲情形與歐洲不同」，「日本在亞

洲有特殊的地位與責任」等等。日本不單口頭上聲明要求三強海軍比率平等，而它近年來在熱擴充軍備的結果，事實上早已打破了五、五、三的比率。這是全世界所知道的。所以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日本代表，對去年麥唐納方案中的海軍部份始終表示反對。關於陸軍軍備問題，日本亦取同一方針。同時，對於日本軍備底任何監督制，它都極端反對。這樣，日本是赤裸裸地以獐兇的獸面，實施它在遠東的侵略政策，並瘋狂似地準備着掀動新的世界大戰。因之它不願自己的軍備受任何的限制。所以對於軍縮會議、國際聯盟以及其他各種國際問題，日本與德國是採取同一立場的。我們稱它倆爲今日世界大戰底「縱火者」，怕是再適當沒有了。

最後，我們要說蘇聯底立場，自然與資本主義列強根本上有些不同。蘇聯在日內瓦講壇上向來以「全盤裁軍」的口號相號召。後來覺得「全盤裁軍」已完全絕望（自然是它所早料到的），而戰爭的危機已千鈞一髮；它就覺得再不宜高談「裁軍」的空論，而應趕緊提出切實有效的制止戰爭的辦法。這種辦法底具體表現，就是二年來蘇聯所主張與實行的「多邊不侵犯條約」和「侵略國定義公約」。這與帝國主義者歷年所提的一捆一捆的「軍縮」方案，自然有根本的區別。

三 「軍縮」底現階段和今後的展望

我們應當認清，在戰爭還沒有爆發成爲事實的時候，帝國主義者總不願卸去它「和平主義」的假面具的。因此縱使軍縮會議在全世界大衆眼中早已成了一個屍體，帝國主義的外交家總還想把它假裝成一個活寶貝，來欺騙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和麻醉後者底反戰、反帝意識。所以軍縮會議從德國宣告脫離和日德相繼退出國聯時起，雖在事實上已完全破產而「壽終正寢」，然而帝國主義者還是不願拋棄這騙人的「活屍」。於是在殭局之下，有所謂會外接洽、有英、法、意的互提備忘錄以及艾登的遍遊歐陸等等事件發生。

但是這些方法底無補於事，早爲識者所共鑒。最明顯的事實，就是艾登遍遊各國底失敗。艾登底出遊，原爲調解德法之衝突，而希圖各方接受英國之方案。艾氏由法而德，由德而意，再由意而法，奔走呼號，備極辛苦。結果怎樣呢？法國說：「苟確屬軍事性質之組織而不當作軍隊論，則法國絕對不能忍受。」所謂軍事性質之組織，即指德國之挺進隊和黑衫隊等。又說：「若受和約軍事條文束縛之國，得立即重置軍備，而他國反須立即縮減軍備，此亦非法國所能接受」（見今春巴爾都致國聯祕長函）。艾登到了德國，希脫勒向他一再聲明，德國不欲（？）重置軍備，但

(一)主張置備自衛的武裝……德願接受監督，但其他各國亦須接受同樣的監督；德國準備設置短期軍役之民兵三十萬人，並贊同其他各國所準備實行之任何軍縮計劃。

艾登與墨索里尼商得同意之各點中，爲法國所絕對不願容忍的，就是(一)在有効的監察制之下，實行部分的重整防禦軍備，(二)對於正式軍隊以外的軍事團體，另訂協定。這樣，德、意立場雖不完全一樣，但在法國看來，德、意在上述二點上，已表示一致，而艾登調解的結果，事實上是在助德抑法。這怎能不招致法國的怨恨呢？法國一聽到艾登已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商妥調解辦法，而許德國增加軍備，不受有効管理，不作任何擔保，全國朝野表示堅決的反對。此時適有提交國會增固國防的新議案，決定(一)延長防禦工程線與比國防線相接，至海爲止；(二)實施大規模建造軍用飛機之計劃；(三)建造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潛水艇兩艘。這就是法國對艾登奔走調解的答復！

經過了長時期的會外接洽、文牒往返、僵局持續之後，軍縮主幹會又決定於五月二十九日重開總委員會了。殭之又殭的殭局下的把戲，自然愈弄愈不會產生出什麼結果來。很明顯的，現在日內瓦集議的雄辯家，自己又何嘗不知道所謂「軍縮」絕對不會產生任何的結果？屍體只

會變成殭屍，豈有化爲活人之理。但是他們外表上還表示精神抖擻，態度激昂，在講壇上侃侃陳詞。漢德遜於自認軍縮失敗之餘，仍力言挽救危局，爲實現軍縮公約而努力。巴爾都則於聲明法國絕對不與德國妥協（即不許德重整軍備，而自己則要求「安全保障」）之餘，聲稱「軍縮之門未閉，始終擁護和平。」聽了這種不打自招的矛盾言論，對於軍縮會之殭屍化，難道還有懷疑的餘地嗎？

這次軍縮總會上所表現的，是由法、德的對抗，發展成爲英、法的正面衝突了。表面上是英國的「軍縮」方案與法國的「安全保障」計劃底衝突。實際上自然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從我們這等「庸人」底眼光看來，軍縮和安全該是絕對不會發生什麼衝突的。實行了軍縮，安全自有保障；大家真正能够同心協力確保安全，軍縮自然也不成問題，這二者何至於衝突得那麼利害呢？可是帝國主義「文明人」底頭腦，構造根本與「庸人」不同。他們認爲這是極端相反的二種立場。實際上的確是這麼一回事。原來「軍縮」和「安全」底對抗，事實上並不是二者本身的對抗，而是同一實際上反軍縮、反安全立場之二種不同表現底對抗。

拆穿西洋鏡說，這次軍縮總委員會會議上英、法底對抗，實際上只是兩套幻術底對抗。英國底

幻術是用軍縮方案來掩遮其扶德拉意以制法的步驟；英國底用意，一方面在削弱法國在歐陸的霸權，另一方面是在聯德以進攻蘇俄。英國的軍縮方案，目的是在強迫法國立即實行裁軍，而讓德國重整其「自衛性」的軍備。可是流氓遇着癆三，巴黎人也不比倫敦人笨些。法國底幻術是以「保障安全條件之下實行軍縮」這一基本原則，來答復英國的「祇軍縮而不要安全保障」的主張。所謂「保障安全條件之下實行軍縮」一語，從高等人底話翻譯成我們平常人底話，就成爲：「在絕對不許德國重整軍備的條件之下，來實行遙遙無期的軍縮！」

這樣，法國之所以竭力堅持其「安全保障」之主張，實因希脫勒的德國年來（尤其是退盟以後）猛烈擴充其軍備所致。最使法國寒心的，就是今年三月底德國所發表的一九三四年度預算書。在該預算書內，海軍軍費一項達二萬三千三百萬馬克，較上年度增加五千萬；陸軍軍費達六萬四千七百萬馬克，較上年度增加一萬七千五百萬；空軍軍費達二萬一千萬馬克，較上年度增加一萬三千二百萬。此外德國還有大規模祕密的軍用航空建設，民用飛機亦隨時可以變爲軍用。就陸軍說，除常備軍外，還有幾十萬的挺進隊、黑衫團等等。總而言之，德國從退盟以來，十分急進地在那裏不斷增加軍備、充實武裝。同時政治上又有英、意替德張目的事實。法國所認

爲「不安全」者，就是指這一點。

在這種情勢之下，法國就多少感覺到自身地位底動搖；加之向來做法國「藩屬」的波蘭，自與其仇敵——德國——訂立不侵犯條約以來，似乎也有些對法「攜貳」的傾向。譬如在總委會六月一日會議上，波蘭外長貝克顯然有離法拒俄，反對安全組織建議的表示（一日路透電）。這樣，除小協約國外，法國簡直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幫手了。於是不得不向蘇聯表示熱烈的親善，並竭力拉攏蘇聯加入國聯，慫恿蘇聯贊助其保障安全之主張，以壯聲勢而抗英、德等國。

蘇聯雖明知法國在利用它，但爲貫徹其和平政策計，爲阻止戰爭底爆發計，爲抗禦英、德二國反蘇的聯合戰線計，爲鞏固其西方防線以制止日本進攻計，就不得不與法國作進一步的親善。蘇聯加入國聯之說，最近甚囂塵上；雖然尙未正式實現，但就目前的形勢論，似已不成問題。在這次軍縮總委會議上，李維諾夫又建議締結安全互障公約，將軍縮會改爲常設和平會議。李氏之意見，雖未必與法國主張盡同；然其拋棄「軍縮」而求安全互障這一基本觀點，是與法國一致的（自然法、蘇二國主張本質上截然不同，是不待言的）。我們看了第一日總委會上李維諾夫底演辭，可以知道蘇聯所追求的最大目標是和平，是防止一切戰爭底爆發。李氏之主張取消

「軍縮」會議而代之以和平會議，其意自不在反對真正的軍縮。正因為蘇聯看清楚事實上大家都在「軍縮」美名之下，努力於軍擴底競賽，所以他主張取消這種掩蓋軍擴的軍縮會議。李氏在大會上指明過去各國拒絕蘇聯全盤裁軍之方案，揭破各國整軍經武擴張勢力範圍之野心，並暴露軍縮會議底完全破產。故李氏認定目前急不容緩之圖，是實行一般的安全保障，而不是再玩弄「軍縮」這個「活屍」！

看最近幾天日內瓦會議底形勢，似乎於英法二國激烈地正面衝突之後，形勢已稍有轉緩的樣子。英、美、法三國代表均主促德重返日內瓦，同時英、法諸國代表，都一再表示其「始終忠於國聯，忠於軍縮」以及認為「軍縮之門洞開」的態度。於此可見帝國主義者，雖在此軍縮會破產已暴露無餘的今日，還是不願拋棄這個屍體，各人都企圖把斷送「軍縮」之罪，加到別人身上去，但是事實是鐵一般「硬碰硬」的。如果帝國主義者沒有真正和平的誠意，大家在會議上鉤心鬪角，都不願在原則上改變它們向來對軍縮問題的立場，那末，所謂「形勢緩和」僅僅是帝國主義者的對全世界和平大眾放的一個煙幕彈，用來掩蓋人們耳目的。對於軍縮和平的前途，絕對不會有什麼裨益。

四 幾句結語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日益深入的經濟恐慌，於今已足有五年。每一個帝國主義者都感覺到自己在世界上所佔有的一份太小太瘦了。於是重分世界的戰爭，已經成爲箭在弦上不能不發的事情。在資本主義整個體系動搖腐潰的局面之下，帝國主義一切內外矛盾已發展到了非衝突不可的地步。帝國主義者所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戰爭。因爲只有戰爭，可以達到重分世界的目的；只有戰爭，可以減輕經濟恐慌的襲擊；因此也只有經過戰爭，才可以緩和（自然是暫時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這可以說是資本帝國主義發展之鐵的規律性使然的。

認識了這一規律性，就知道帝國主義者底一切「和平主義」的高調是何等的虛妄！當第一次大戰告終舉行巴黎和會時，殺倦了人的「和平主義者」在會議席上高唱『世界從此永久和平』和『這是人類歷史中最後一次戰爭』等類的「讚美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早已揭破了這羣「和平主義者」底假面具。目前的事實，已經證明「和平主義」底完全破產。

目前日內瓦的要人們雖然還在努力「轉緩大局」，什麼「促德重返」，「折衷方案」，「會外接洽」等等忙個不了；口裏大家都在高喊和平、保安、裁軍……但是各國軍事工業、航空、化

學工業底股票市價不斷地在狂漲特漲；層出不窮的造艦計劃，在報紙上儘是盈篇累牘；各國國會裏擴充軍費的預算書，都已堆滿了文書室。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既絕無避免可能，軍縮自然是開玩笑。我們認爲軍縮會議事實上已經死亡，它在等着「出殯」。未來大戰的第一礙，就該算是軍縮會議出殯的「起靈」礙呢！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

（選自新中華二卷十三期二十三年七月十日出版）

國
際
聯
盟
與
國
際
會
議
終